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九十四輯
沈雲龍主編

心史叢刊

孟森著

二集

文藻出版社
有限公司
印行

心史叢刊
二

心史叢刊二集

目次

西樓記傳奇考

王紫稼考

橫波夫人考

孔四貞事考

金聖歎考 附羅隱秀才

心史叢刊二集

西樓記傳奇考

近人考小說者甚多。西樓記一書。尙未見有詳明之考證。偶讀俞曲園集。其考西樓記者兩則。殊未能得穆素暉蹤蹟。因檢各書稍稍鉤貫。似略有端倪。綴輯如下。曲園集小浮梅閒話。歷談各小說。又及西樓記。余曰。袁子才隨園詩話。龔端毅公定山集。有觀袁亮公水部演西樓傳奇一首。所云虞叔夜者。卽亮公之託名。蓋康熙初年事也。王子堅先生曾親見亮公。短身赤鼻。長於詞曲。莫素輝亦中人之姿。面微麻。貌不美。而性耽筆墨。故兩人交好。爲趙某所忌。故假趙伯將以刺之。又紀文達公如是我聞云。西樓記稱穆素暉豔若神仙。吳林塘言其祖及兄之。短小而豐肌。一尋常女子耳。以袁紀兩公所言徵之。則穆素暉果實有其人也。

又茶香室三鈔。記袁于令西樓云。國朝顧丹五筆記云。袁篤庵于令。居因粟巷。以妓女穆素微一事。褫革衣衿。順治乙酉。蘇郡紳士投誠者。浼袁作表齋呈。以京官

議敘荊州太守。十年不調。監司謂之曰。聞公署中有三聲。弈棋聲。唱曲聲。骰子聲。袁答曰。聞明公署中亦有三聲。天平聲。算盤聲。板子聲。監司大怒。揭參落職。其著西樓記。譏吳江沈同和趙鳴鳳也。因素徽從同和。鳴鳳爲之撮合。故銜之。西樓在四通橋。穆妓所居也。沈亦作望湖亭傳奇。嘲袁麻子。今金鎖記。長生樂。玉麟符。瑞玉等傳奇。皆袁所作。（按小浮梅閒話略及西樓記。今又記此。然於穆素徽一事。仍未得其詳也。）

以上二則皆曲園原文。所據各書。不免皆有傳聞之誤。穆素徽爲傳奇中之假名。泥定其有此人。宜乎不得其詳。龔芝麓觀演西樓傳奇詩。作於順治二年乙酉冬。觀劇已在順治初。其與沈同和爲愛戀之敵。實在明天啓初。不得謂爲康熙初年事。王子堅先生。必係子才所及見。其人能見袁亮公。理或有之。袁歿於康熙十三年甲寅。詳後所引三岡識略。時年七十餘。王子堅能於雍乾間。以所見告子才。則當康熙十年左右。必尙幼稚。而穆素徽與袁交好。必爲袁少年事。安得并由王子

堅親見之。至紀曉嵐述吳林塘祖之言。但稱穆素微。未能舉其真名。恐亦無稽之語。

至顧丹五筆記所載事實。當必不謬。但謂袁爲荊州太守。十年不調。則亦微誤。袁任郡守。斷無十年之久。順治四年。袁當以工部官監督臨清關。其守荊州被劾。則在順治十年。至多不過五六年之久。不得云十年不調。說詳下。

陶煦周莊志流寓。明沈同和。字志學。吳江人。美丰姿。善詞賦。獨不長於制藝。萬曆乙卯舉於鄉。乃其親趙鳴陽之文。丙辰會試。僅成一藝。餘亦鳴陽代作。同和中會元。鳴陽第六。京師譁然。事遂上聞。有救者言其能詩。卽命殿前賦梅花詩。一百首。頃刻而成。上意欲赦之。或曰。國家以八股取士。未嘗用詩。仍令覆試。以士憎茲多口。命題竟日。不能成篇。遂與鳴陽同黜。罪以流。時有丙辰會錄。斷么絕六之謔。後遇赦歸。隱居鎮中。復營別業於鎮西之張家濱。與潯陽潯陶唐謙善。朝夕往來。相隔一溪。故有詩云。昨夜燈前曾有約。今朝移艇渡溪來。妓穆素微者。四方名士。爭

欲得之。同和。匿之。張家濱。有不歡於同和者。製爲西樓記傳奇。所稱池三公子。卽指同和也。西樓遺址。嘉慶初年尙存。素徽卽葬於此。

據此則池三公子。確爲沈同和。趙伯將。確爲撮合之趙鳴鳳。與顧丹五筆記之說。頗可印證。惟池三公子所納妓。仍名穆素徽。是從傳奇本所云。尙未究其真姓名也。以穆妓之通文墨。宜見諸家稱引。今檢列朝詩閨集。青樓小名錄諸書。俱無穆素徽其人。而名妓能文。卒歸沈同和者。實爲周綺生。當知穆素暉乃周綺生之化名矣。

錢謙益列朝詩閨集。周文。字綺生。嘉興人也。體貌閑雅。不事鉛粉。舉止言論。儼如士人。携李縉紳好文墨者。每召綺生卽席分韻。以爲風流勝事。綺生微詞多所譏評。有押池韻用習家池者。綺生笑曰。無乃太遠乎。諸公皆拂衣而起。綺生嘗有詩曰。掃眉才子多相忌。未敢人前說校書。蓋自傷也。新安王太古。詞場老宿。見綺生詩。擊節曰。薛洪度。劉采春。今再見矣。李本寧流寓廣陵。與陸無從顧所建結淮南

社。太古攜綺生詩。詫諸公曰。吾能致綺生入淮南。以張吾軍。諸公大喜。相與買舟具裝。各賦四絕句。以祖其行。太古比及吳門。松陵一元氏者。已負之而趨矣。綺生既辱身養卒。敝衣毀容。重自摧廢。晨夕炷香於佛前。祈死。不復爲詩。時作小詞。寓意一元氏以五七言回環讀之。迄不能句。綺生乃開顏一笑也。無何。悒鬱而死。嘗有句云。侍兒不解春愁。報道杏花零落。聞者感傷之。

牧齋名沈同和。爲松陵一元氏。松陵爲吳江縣古名。一元氏當以其曾得會元而除名。因以牛嘲之。證之竹垞所云。固無疑義。李本寧名維楨。其罷官在天啓初。四年再出。六年卒。然則結淮南詩社。必在天啓四年以前。綺生之歸沈。亦必於其時。袁籜庵亦吳下舊家子。當康熙十三年爲七十餘歲。則天啓初正二十左右之年。其與沈爲戀敵。必卽在此日。牧齋摧抑同和。必別有故。說詳下。

朱彝尊靜志居詩話。周文字綺生。嘉興妓。綺生善小詩。沈純父林居。端午召客。呼之侑酒。不至。次日始來。問其故。曰。昨偶席上賦詩未就耳。純父曰。爾能詩。試卽景。

以五月六日爲題。綺生朗吟云。酒賸蒲觴冷。門懸艾虎新。座客咸擊節。由是詩名大起。縉紳若高元期。李君實。皆與酬和。綺生嘗有句云。掃眉才子多相忌。未敢人前說校書。蓋自傷也。錢氏列朝詩集。謂爲松陵一元氏負之而趨。悒鬱而死。所云一元氏者。除名會元沈同和志學也。予於乙酉冬猶及見之。酒間談論。援今證古。娓娓不休。亦未至以五七言讀詞。回環迄不能句。第於帖括則全不解耳。詠懷云。幾點愁人淚。不許秋風吹。吹到長江裏。江流無盡期。（按綺生詩別見下。微有異同。）

據竹垞說松陵一元氏確卽沈同和。竹垞於乙酉冬見其人。是年爲順治二年。是冬卽袁于令京邸演西樓記。具見龔芝麓曹秋岳諸家詩者也。牧齋集中不見袁于令之名。知亦非所厚。矐然力貶沈同和。陰袒于令。至爲造作蜚語。儕同和於籛條賊施之倫。此必有所爲而然。吳江沈氏本望族。同和大有資力。故能博名妓之歡。奪他人之愛。趙鳴陽亦一時名下。於明末黨局。皆所羅致。恐後之人。大約同和

不肯與侯方陳冒四公子。同爲復社鼓煽聲氣。鳴陽亦矯矯自異。不倚聲氣。觀其後以逆璫票擬俱出鳴陽爲疑。則清流之欲以相誣。固非一朝一夕之故。沈趙相連。故牧齋恣其詆毀歟。

李中馥原李耳。載張青毛鳳翥。余長男岳也。入陽曲庠有名。潘侍御延江南趙公鳴陽至晉。爲子弟師。青毛亦從受業。將三載。趙公南旋。爲仇者所陷。言逆璫魏忠賢票擬。俱出鳴陽手。逮至京下獄。青毛奔命叩關。言某年至晉課徒。某年方去。安能分身禁地也。趙公得白出獄。嘆曰。吾將有以報子矣。偕青毛渡江南遊蘇杭諸勝地。將返。盡以所著舉業及行文科律授之。庚午薦元。吏置第二。趙公子名玉成者。亦中式。北上握手歡甚。言家君見山西試錄。拍案大喜曰。吾言驗矣。

原李耳載有中馥曾孫從龍識語云。舉孝廉不仕。闖賊嘗遣宋獻策脅以仕。婉辭之。賊卒不敢加禍。所交遊皆嚴正。如方崧生。傅青主。張華陽諸先生。率常以節義相高。時亦或以文字互砥礪。據此則中馥爲明季孝廉。趙鳴陽入晉三載。在大啓

間。至以逆璫爲罪。則必在丁卯思宗登極以後。張青毛與鳴陽子玉成同舉庚午。庚午爲崇禎三年。距丙辰鳴陽與同和同捷南宮時。已十五年矣。近人丁寶銓撰傳青主年譜。先生兒子襄。其婦李中馥女。襄二十而夭。婦同日仰藥以殉。年十九。又引山西通志文學錄。中馥甲子舉人。蓋天啓四年也。耳載書名。亦見李略歷中。青主集有敘靈感梓經。爲中馥作。卽年譜所本。

從顧丹五筆記。則西樓記所詆之趙伯將。乃趙鳴鳳。而沈同和鄉會試之捉刀人。則爲趙鳴陽。鳴鳳鳴陽。俱吳江人。或係弟兄。然據焦循花部農談。則云。西樓之趙不將。祇以口筆嫌構其父。父禁于叔夜。不許私妓。在趙固洩私忿。而其言非不謙正。以是而遭雷殛。眞爲枉矣。蓋袁于令與趙鳴陽素隙。心恨之。思得雷殛乃快。西樓之趙不將。卽指鳴陽也。鳴陽人品學問。豈袁所及。故馮猶龍刪改西樓。毅然刪去此折。是也。然則里堂先生固以趙不將爲卽鳴陽。無所謂趙鳴鳳矣。

朱國禎湧幢小品。乙卯年。南場中有魚見於園。魚水族也。水至潔也。而污穢若此。

又見於場中。此文明失位之象。次年丙辰會試。沈同和以代筆中第一名。代筆者趙鳴陽中第六名。俱吳江人。事發按問。並罪除名。吳爲水國。遂應其占。亦一阨運也。蘇州人爲之語曰。丙辰會錄。斷之絕六。蓋名次適應其數云。趙最有才情。特以館穀落其度中。余見代筆者數人。皆無他異。所謂有幸有不幸也。似宜未減。

又曰。自制義盛行。凡大家必延名士爲師友。教子弟。卽聖人復起。亦不可廢。居常譚文課藝。一遇考試。同坐商量。職也。亦情也。勢也。余少年館穀餬口。有某大家邀致甚力。將赴之。先君子獨否。曰。一入其中。卽以文字受役。不可推。不可拔矣。固辭之。觸怒。賴有解者。且以明年爲期。乃得免。其年戊子中式。由今追思。先君子其殆聖乎。凡貧士有文章名者。宜於此際深思。趙之覆轍。可鑒。亦可憐也。

沈氏爲吳江大族。同和事蹟。未見專傳。其諸沈之曾與西樓有涉者。明詩綜載沈幼玉有女郎綺生卜居江上云。窈窕紅樓隔舊京。重簾瑟瑟擁雕楹。樓前咫尺官橋路。認得蕭郎白馬聲。此詩宛然見西樓光景。首句有隔舊京字樣。當亦從金陵

舊院中來。綺生蓋非始終株守嘉興者。其適同和。乃自南都移住吳江也。靜志居詩話。沈珣字幼玉。吳江人。萬曆甲辰進士。授中書舍人。選山東道御史。巡按貴州。尋轉福建參政。歷湖廣按察使。河南右布政使。山東左布政使。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山東。有淨華庵藥。先伯祖贈尙書君輿公。爲沈公分校南闈所拔。其後中以婚姻。公之曾祖漢。正德辛巳進士。伯位。隆慶戊辰進士。同懷兄琦。玩從兄瓚。瓚先後皆衣柳汁釋褐。門閥之盛。甲於平江。而子姓繼之。文采風流。代各有集。則尤世祿之家所難矣。晚愛逃禪。所至廨舍。輒事掃除。或笑以爲傳舍何必乃爾。公曰。宛其死矣。他人入室。吾未見。故廬非傳舍也。其達觀如是。詩頗圓熟。略與昆弟雁行。按幼玉科分。前於同和十二年。其爲綺生題詩。頗饒風趣。

幼玉題綺生卜居江上詩。據趙慶楨青樓小名錄。所記殊有不同。小名錄綺生事蹟。乃合錢朱所撰兩小傳爲之。而末附幼玉詩。則云周綺生卜居江上詩云。十里紅橋萬株白。蘋紅葉滿青渠。從今管領秋江色。總屬風流女校書。鴉黃初褪晚

妝慵。獨上朱樓盼遠鴻。無賴秋光偏欲暮。惱入花外鯉魚風。此下有注云。按明詩綜載幼玉綺生卜居江上詩一絕。與此不同云云。大約幼玉此題詩本非一首。明詩綜採其一。而小名錄所據之書。則別採其二也。

近人姚光懷舊樓叢錄。西樓記爲袁穉庵所撰。我友吳江陳去病撰五石脂。言吳江沈同和字志學。隱跡白蜆江之潯陽灣。築西樓以居之。以私匿名妓周綺生。故好事者遂爲西樓記傳奇。記中所稱池三爺者。卽指同和。穆素微以比綺生云。此則所指最爲明確。

沈同和以會元除名。恰當清太祖建元天命之歲。野史家曾據此以言災祥。計六奇。明季北略。萬曆四十四年丙辰。清朝建國號大清。太祖武皇帝卽位。建元天命。開科取士。始有會元。而中朝會元沈同和。以弊發除名。洪承疇登進士。是清有元而明無元。承疇後爲清之勳臣。俱大也。按計氏此則。附見於紀異之中。當是傳聞附會。未可盡據。清太祖初建號時。國名後金。並未有大清之號。凡稱後金者。二十

一年。至太宗天聰十年始改國號曰清。各家紀載皆同。王蔣兩東華錄雖無後金之號。然改號爲清。則明在天聰十年。北略本書亦託始於丙辰。開卷第一條卽云。萬曆四十四年丙辰。大清朝建元天命。指中國爲南朝。黃衣稱朕。是爲太祖。然是時猶稱後金。後改大清。此文明明甚確。所記沈同和事。未免矛盾。又丙辰後金改元。自是草草僭號之事。安有所謂開科取士。東華錄天聰八年四月辛巳。初命禮部考取舉人十六名。蔣錄并有注云。此設科取士之始。語必可信。其云清有元而明無元。當是其時一種流行語。謂天命建元之年。會試適無會元耳。計氏因謂清於是年始有會元。亦誤。

綺生以能詩名。今就列朝詩閨集。所採周文詩二十首。錄之以見一斑。游韜光庵與沈千秋分韻作轉徑白雲近。回風清磬殘。霜花欺客眼。江雁怯秋翰。片石泉聲細。千峯日影寒。烟深鳥不語。歸路已漫漫。中秋駕湖夜別。泣別鴛鴦湖。湖流淚不竭。去住無兩心。水天有雙月。吳江夜泊三首。去魄如秋水。清暉未破雲。眼着林影

黑何處照離羣。月明波上白。風送夜聲寒。數點蒹葭露。渾疑淚眼看。愁人幾點淚。
不許秋風吹。吹入吳江裏。江流無盡時。中春道中送別。酒香衣袂許追隨。何事東
風送客悲。溪遂飛花偏細細。津亭垂柳故絲絲。征帆人與行雲遠。失侶心隨落日
遲。滿目流光君自惜。莫教春色共差池。秋日過吳門感舊。香殘帶緩不勝愁。又見
蕭條一片秋。身到故鄉翻是客。心惟明月許同舟。數聲新雁凌江下。幾點寒鴉逐
水流。遮莫平生多少恨。閒吟敲枕更悠悠。秋日汎舟懷友。臨風思永夕。極目感深
秋。月落應同照。溪陰故獨流。鳥啼清露下。雁過薄寒收。衰草猶如岸。空依此夜舟。
夏日和友人見贈。并謝蘭膏名酒。睡起獨憐人。吟詩感歎頻。蠶眠知入夏。溪漲覺
餘春。搔首慚膏沐。停觴憶飲醇。蒹葭餘一水。何處問通津。題徧碧苔牋。吟殘綠水
篇。流霞穿樹出。明月隔溪懸。乍聽聲聲笛。還逢汎汎船。琴心誰共識。山水自相憐。
有懷二首。捲簾何所思。獨立數歸鳥。不恨落日遲。惟憐君去早。醉罷見明月。照我
還照君。如何君不見。只見天邊雲。暮春五首。曾共看花發。無端又落花。春歸君亦

去誰與惜年華。鳥聲泣暮雨。蝶夢繞東風。花落不堪問。春光半已空。坐起愁如織。
空齋但寂寥。不關風雨妬。春色爲誰凋。堪嗟分手日。春色冷湖頭。柳絮空飛盡。長
條轉繫愁。舊愁聊自息。新恨便相催。欲寄愁千織。無由隻雁來。有所思。兩眼斷夕
陽。兩鬢羞明鏡。重門閉不開。唯與愁相競。二十初度。作惡春風二十年。愁眉常到
鏡臺前。去年楊柳爲誰折。今歲梅花黯自憐。

以上爲西樓記中之池三爺趙不將穆素微各種脚色。此外更詳其撰人袁于令。
卽記中之于叔夜。

汪琬堯峯文鈔袁氏六俊小傳。臥雪公袁褒。生子年。萬曆丁丑進士。歷官陝西按
察使。孫堪。萬曆庚子舉人。歷官肇慶府同知。坊。歷官絳州州同。曾孫于令。歷官荆
州知府。按袁氏六俊爲谷虛先生褒。志山先生裘陶齋公表謝湖先生贊。臥雪公
褒。胥臺先生褒。皆以文行知名。堯峯夫人爲胥臺四世女孫。故撰六俊傳。蓋汪琬
妻爲于令從姪女也。

褚人穫堅瓠續集。袁韞玉西樓記初成。往就正於馮猶龍。馮覽畢置案頭。不測所以而別。時馮方絕糧。家人以告。馮曰無憂。袁大今夕餽我百金矣。乃戒閤人勿閉門。袁相公餽銀來。必以更餘。逕引至書室可也。家人皆以爲誕。袁歸躊躇至夜。忽呼燈持百金就馮。及至見門尙洞開。問其故。曰。主人方秉燭在書室相待。驚趨而入。馮曰。吾固料子必至也。詞曲俱佳。尙少一齣。今已爲增入矣。乃錯夢也。袁不勝折服。是記盛行。而錯夢所以尤膾炙人口者也。按前據里堂先生語。則馮自有改本。西樓記既可刪雷殛一折。亦可增錯夢一折。未必受袁氏之賂而爲改之。

于令之勇於作傳奇。在明季啓禎之間。顧丹五筆記。已舉其金鎖記長生樂玉麟符瑞玉等諸名。其瑞玉一種。爲五人墓事。雷琳等漁磯漫鈔。明袁籜庵作瑞玉傳奇。描寫逆璫魏忠賢私人巡撫毛一鷲。及織局太監李賁。構陷周忠介公事甚悉。詞曲工妙。甫脫稿。卽授優伶。羣紳約期邀袁。集公所觀唱演。是日諸公畢集。而袁尙未至。優人請曰。劇中李賁登場。尙少一引子。乞足之。於是諸公各擬一調。俄而

袁至告以優人所請。袁笑曰：幾忘之。卽索筆書卜算子云：局勢趨東廠，人面翻新樣。織造平添一段忙，待織就迷天網。語不多而句句雙關巧妙。諸公歎服。遂各毀其所作。一驚聞之，持厚幣倩人求袁改易。於是易一驚曰春鋤。

于令以乙酉蘇郡投誠。代紳士作表齋呈。以京官議絀守荊州。已見前引顧丹五筆記。今考于令之得京官。當在投誠以前。其與沈同和爭一妓而革衣衿。自是天啓年事。其製瑞玉傳奇。敢於直揭璫惡。而毛一驚無奈之何。至納賄以祈免。此必在崇禎間逆案既定之後。蘇省投誠。在乙酉六月。而乙酉春于令已在北都。龔鼎孳定山堂集。有乙酉三月十九日述懷詩。下有天慶寺送春。和舒章籜庵爾唯諸子。以下又有過鞏鴻圖都尉故居。過城東感貴諸里第二題。皆注乙酉。則送春乃送乙酉之春也。是時袁在北都。至六月北兵下蘇州。袁賫表迎降。似由北而往。當已爲北人間諜。

定山堂集又有朱遂初謁告得請。和袁亮公韻爲贈。此詩亦在乙酉。其下有題云。

秋夕有懷和遂初。其前爲懷方密之。在密之走粵以後。然則夏秋之間。袁仍在北。是其奉表迎降。或係馳草俾蘇人遽用。其身并未離北。

鼎孳以丙戌六月丁艱。定山堂集有袁亮公水部招飲。演所著西樓傳奇。同秋岳賦。鳳管鸚絃奏合圍。酒場新約醉無歸。可憐薊北紅牙拍。猶唱江南金縷衣。詞客幸隨明月在。清歌夜遏彩雲飛。上林早得琴心賞。粉黛知音世總稀。寒城客思繞更籌。夢裏橫塘阻十洲。一部管簫新解語。六朝人物舊多愁。烏棲往事談何綺。鶯囀當筵滑欲流。落魄信陵心自苦。徵歌莫訝錦纏頭。本詩有寒城字。以下數詩亦有冬寒等意義。此在乙酉以下。又丙戌冬鼎孳已出都。則此必乙酉冬。至此始稱水部。或至此方得京官。前以遊士留京賦。

定山堂又有亮公舒章重九集飲有作。遙和原韻。此爲乙酉秋。又有冬夜同秋岳舒章亮公集爾唯藥房限韻。此爲乙酉冬。又有謝袁亮公水部雨中寄懷。首句。簷桐受雨綠初深。此當是初夏光景。其下題卽爲午日李舒章中翰。招同朱遂初孫

惠可兩給諫集小軒演吳越傳奇得端字。按丙戌春夏袁已由水部郎任清源司。惟所云寄懷蓋由清源見寄。

定山堂有袁冕公水部將之清源同秋岳雪航集小齋賦別啣孟辭朔雪肯惜客衣單梅鬢宜乘興詩名恰稱官鄉懷生渭雨春草逐雕鞍撚指桃花舫聯吟比彈丸自注余擬春初乞歸橫笛吹行色燕姬玉轡馱風萍憐帶緩烟柳愛裙拖南國人初少西樓夢漸多座中公瑾散絲竹悞如何味此詩是乙酉歲杪約丙戌春南還當過清源相聚之意山東通志清源驛在東昌府臨清州東水門外蓋于令於其時爲臨清關監督也賦別詩意正在冬春之交惟必爲乙酉冬丙戌夏秋鼎擎過清源別有與于令相聚詩

乙酉冬京邸演西樓記龔詩題言同秋岳賦今檢秋岳侍郎靜惕堂集正有此作題言令昭水部招同百史豈凡兩少宰芝麓奉常孝緒太史雪航侍御爾唯舒章兩中翰演自度西樓曲卽席賦二首據註則席間客數咸備大抵皆南中故人而

溧陽吳江兩相。其時皆爲少宰。芝麓爲奉常。據貳臣傳。順治二年九月。遷太常寺少卿。是可證其的爲乙酉。又曹詩下一題爲芝麓閨人初度。則此詩在是年。顧橫波生日以前。橫波生於十一月三日。別見橫波夫人篇。

曹詩云。油碧簾深步障圍。客中嘉會緩思歸。填詞白紵喧檀板。貰酒紅樓出舞衣。吳國迢遙雲未散。才人彷彿鳳初飛。若非江左知音在。安使當筵誤曲稀。勝日聯牀。佞酒籌。依然絲管坐西州。宮園法部人人豔。紈扇新聲夜夜愁。走馬呼鷹餘樂事。樊稽慕爾總風流。長安此後傳佳話。輕薄名居最上頭。此詩用韻與龔詩同。自是同席所作。

曹侍郎又有西樓曲贈令昭云。麴塵乙夜吳茵惹。袁公驕許鬚眉者。鳳指排笙恨兩開。粵珠論斛當筵瀉。鑲成元枕飛瓊羽。叢粉堂深吹麝縷。鱗帶斑斑七尺人。化作紅窗幽月語。小蘭罵客輸城舌。飄情甲帳楊絲熱。十二湘波舞絳釵。吐香媚雪步臨階。鈿車遙遙春瓣打。沈腰新細宮中把。花星九野妖姬壓。難消入骨歌難指。

齊梁書客天無才。濃絃刮玉吹青苔。

定山堂有袁冕公水部自清源貽詩見懷依韻寄答二首。空齋冰雪裏。日日憶袁安。尺素愁中得。清歌興未殘。舊歡露酒幔。新夢託漁竿。衆女方謠詠。蛾眉好自完。水部稱才子。詞場起建安。同時人自失。當戶草先殘。物總催蓬鬢。狂應舞蔗竿。春吟吾漸減。粗報藥欄完。此詩首言空齋冰雪。日憶袁安。乃乙酉冬送袁作別後事。末言春吟。乃丙戌春語。丙戌夏秋龔出都。詩集別作起訖。此爲未出都時。袁正權關清源。何以知其清源爲權關。龔集中又有一題云。贈清源霍龍淮水部。此地舊爲袁籜庵。權差公署。余五年前南還。曾集於此。云云。五年前者。丙戌也。其後二題。爲盧紫房先生留飲畫扇齋。賦謝四首。第一首中有句云。看顏健較五秋多。自注。丙戌秋杪。晤先生於杜亭。按此皆辛卯年詩。辛卯龔起復還朝。再經臨清運河北上。故其言如此。

龔詩又有五排寄懷袁籜庵水部。用杜少陵寄劉峽州伯華使君四十韻。有小引

云丙戌秋扶服南還。抵清源。則已爲中秋前二日。籓庵存我甚至。痛楚中得見故人。屬且聞戒。小爲停泊數宵。瀕行復拏舟送我。幾及百里。此義古人哉。不孝孤。於世棄核耳。自傷七尺。當骨人口。或不免以餘波濺知己。而籓庵長者。顧且安之。卽一日不死。豈敢忘旅食彭衙時耶。濟寧守渡。用杜韻粗述鄙懷。神理久荒。原唱復爾。軋茁。勉而就此。知不滿大雅一軒渠也。按丙戌六月。龔丁父艱。其秋南下。八月中旬抵臨清。途中始聞孫垵齡之嚴參。故云聞戒。彭衙行見杜集。于令當丙戌歲正在權關任。

靜惕堂詩。舟過清源。袁令昭水部留飲數日。二首。日斜行酒對高臺。脫贈吳鉤勸莫哀。地接燕齊渾介冑。身當強壯轉蒿萊。河橋隔幔檣鳥出。雪隴沾花獵騎迴。欲使片帆歸計穩。危疆仗爾發硃才。清源城市鬱嵯峨。十日淹留奈別何。恆衙北流蘭契少。千旄中斷鶴飛多。玉盤春譙搖鄉夢。錦帳郊迎變徵歌。却怪同人來往數。那無一字記經過。自注。去歲舒章芝麓過此。俱不留詩也。按此詩必作於丁亥。李

舒章扶柩南還。亦在丙戌。李龔過此。皆奉諱時。宜其無詩。然龔至濟寧。卽寄詩。已見前。據此。則丁亥。于令尙在清源。又按曹詩。亦有袁令昭。水部以酒醬見貽。賦二十韻。末云。知君南去後。饑渴遍吾儕。自注。時令昭以分司清源。將出都也。此爲乙酉歲杪。與龔賦別詩同時之作。

于令于丁亥以後。得外簡。荆州守。曹侍郎集有彰德道中遇袁令昭詩。是爲于令將赴荆任時作。其詞云。步出邯鄲城。道廣容軒車。忽逢同鄉人。下馬牽我裾。問我何所行。顏色何焦枯。淒雲西北起。猛虎臨路衢。暫辭堂上親。時艱不遑居。且欲守情志。敢復圖歡娛。欽子善自保。列綬多敷腴。五十郡太守。良勝殿中趨。雙騶夾朱轂。直往荆南驅。愧乏一斗酒。何以明鄙軀。相去各數里。車頓馬踟躕。客子還送人。觀中爲歎歎。此詩明言于令向荆南赴任。而其自述。則曰。顏色焦枯。曰。守情志。而不圖歡娛。皆失職頽喪之語。貳臣傳。曹溶傳。順治三年三月。遷太僕寺少卿。先是恩詔錄七品以上京官子弟各一人。由附生充監生。由廩生增生充貢生。溶任學

政時所舉充貢監。有曾于明季襲世職及中武舉者。至是事覺。坐失察降二級調用。尋復以選拔貢生逾額革職回籍。此傳文之一節。自三年三月起。當已敘至四年間。丁亥與于令敘于清源。已見曹前詩。今復以出守與曹相遇於彰德。必已在清源去任之後。詩中淒雲西北起四句。當指闖賊破都城。身陷於賊之事。而此詩前二題爲以事北征留別同社諸子五首。則至彰德遇袁。乃回籍後再北上矣。當在順治五年以次。

尤侗艮齋雜說。稱庵守荊州。一日謁某道。卒然問曰。聞貴府有三聲。謂圍棋聲。圍牌聲。唱曲聲也。袁徐應曰。下官聞公亦有三聲。道詰之曰。算盤聲。天平聲。板子聲。袁竟以此罷官。此則與顧丹五筆記略同。爲于令任荊州時事。

吳詩集覽引程迓亭曰。順治十年三月。湖廣撫臣題參袁于令等官十五員。侵盜錢糧。時布政使林德馨已內陞左副都。而工科給事張王治遂并劾之。是爲于令由荊守罷官時事。

于令既罷官。終身以西樓傳奇自豪。朋輩投贈。亦皆以此相推者。復爲綴輯如下。
吳偉業梅村詩集。贈荊州守袁大韞玉。有序云。袁爲吳郡佳公子。風流才調。詞曲
擅名。遭亂北都。佐藩西楚。尋以失職空囊。僑寓白下。扁舟歸里。惆悵無家。爲作此
詩贈之。據此序有遭亂北都語。益知甲申之役。袁方在燕。乙酉清兵下江南。用袁
以誘蘇人。正是爲北方作虎倂。敘功得官。固非敘其在籍投誠也。

吳詩云。曉日珠簾半上鉤。少年走馬過紅樓。五陵烽火窮途恨。三峽雲山遠地愁。
盧女門前烏白樹。昭君村畔木蘭舟。相逢莫唱思歸引。故國傷心恐淚流。霓裳三
疊遍天涯。浪跡巴邱度歲華。賴有狂名堪作客。誰知拙宦已無家。西州士女章臺
柳。南國江山玉樹花。正遇秋風蕭索甚。淒涼賀老撥琵琶。詞客開元擅盛名。蕭條
鶴髮可憐生。劉郎浦口潮初長。伍相祠邊月正明。擊筑悲歌燕市恨。彈絲法曲楚
江情。原注。袁西樓樂府中。有楚江情一齣。善才已死秋娘老。溼盡青衫調不成。湘
山木落洞庭波。杜宇聲聲喚奈何。千騎油幢持虎節。扁舟鐵笛換漁蓑。使君灘急

風濤阻。神女臺荒雲雨多。楚相歸來惟四壁。故人俊孟早高歌。此詩舉西樓記中楚江情一折。楚江情者。朝來翠袖涼一折。穆素微爲于叔夜所奏。音節極佳。記中最勝處也。

周在浚尺牘新鈔。鄧漢儀與袁穉庵。承示諸箋。得吳梅村太史奉贈四詩。風流婉約。真如張緒當年。又如商女隔江唱六朝新曲。可妬亦可憐也。至讀曹秋嶽先生老淚霑歌板。歸裝儉稅田之句。又爲黯然。世有一代才人如袁令。而竟乏司業酒錢之贈乎。可爲世道嘆。並可爲遊人戒矣。按孝威此書。以吳曹兩家贈詩爲于令重。今再錄曹詩如下。

靜惕堂詩。喜值袁穉庵。贈詩三首。聯舫邗溝路。雲濤興渺然。柳無終歲別。月似故鄉圓。老淚霑歌板。歸裝儉稅田。桓家寒具美。一飽足高眠。自注。穉庵以環餅餉予。救貧無善策。長歎各征衣。江上風波闊。口前喘息微。健帆因我住。古調向人非。近注蒙莊了。逍遙是德機。曾見熊幡出。章華弔故宮。罷傾沙市酒。閒掛廣陵篷。六代

鳴弓外。三山挂笏中。盛傳金縷曲。吹盡柳條風。自注。簪庵罷荊州守歸。僑居白下。子令有音室稿。今未之見。見尺牘新鈔。所引與安公書云。公詢老夫近况耶。昨題齋中一聯曰。佛云不可說。不可說。子曰如之何。如之何。老夫近况。如是而已。此等語氣。必在罷官以後。梅村詩所謂杜宇聲聲喚奈何。正指此。

集覽引吳之紀。春日袁荊州令昭過訪百花洲。口占二絕。契闊經今兩白頭。建牙吹角古荊州。東山嘯咏西樓夢。故國重逢話昔遊。一曲纔成傳樂府。十千隨到付纏頭。當時記得輕分手。王粲高樓鸚鵡洲。此亦以西樓記推袁者之紀。字天章。宋犖筠廊偶筆。袁簪庵以西樓傳奇得盛名。與人談及。輒有喜色。一日出飲歸。月下肩輿過一大姓門。其家方燕賓。演繡王夜宴。輿人曰。如此良夜。何不唱繡戶傳嬌語。乃演千金記耶。簪庵狂喜。幾墮輿。

吳詩談數。引鄒祗謨評士倚聲集。袁簪庵以樂府擅名。填詞獨爾寂然。紅樓唱和小令。乃猶不減風流。梅村先生云。淒涼法曲楚江情。阮亭云。紅顏賴曲袁荊州。正

不必賀老琵琶爲寫照也。按音字稿既未見。據鄒說袁獨傳樂府。詞尙罕見。詩更可知。所云紅橋唱和小令。見清王昶所輯國朝詞綜。袁于令浣溪紗。郭外紅橋半酒家。柳陰陰下有停車。笙歌隱隱小窗紗。曲水已無黃篋舫。夕陽何處玉鉤斜。綠荷開徧舊時花。

靜惕堂有贈徐君見詩四首。第一首云。袁家樂府盛流傳。許汝新詞配蜀絃。夜半虎邱遊舫絕。一聲腸斷月明前。自注。袁籜庵贈君見詩。甚稱其能。此詩亦以樂府推袁而因及徐。且稱袁有贈徐詩。今未之見。

定山堂於袁罷荊州後。丙中有詩。贈臨清馬生。十一年前秋月圓。今來叢菊抱霜眠。浮雲車馬人何限。驢背西風送客船。野水清尊載荻牀。每攜翰墨當歸裝。袁宏烟艇空江遠。入座還憐馬季長。自注。生善畫。曾識於袁籜庵坐上。今籜老罷荊州守歸矣。

宋肇西陂類稿漫堂草。何次德見過漫堂感賦。廚俊英遊幸拍肩。侯贏鞭弭共周

旋緇衣需次仍遺老。白首重逢話往年。柳暗隋堤花是雪。月明筵步酒如泉。雲烟
過眼嗟三絕。疏雨青燈一惘然。自注。蠶次德遊梁。主侯朝宗家。余同雪園諸子賦
詩送之。後遇於金陵。與周櫟園袁籜庵諸公。講集秦淮丁繼之水閣。今屈指三十
餘年矣。按前二題有康熙二十二年字樣。此當略在其後。漫堂在通水道署中。舉
分守時所題。其云屈指三十餘年。乃溯次德遊梁之歲。雪園諸子雅集。在順治十
年以前。故云然。其與籜庵等聚於秦淮。則康熙八年事。次德爲明故相何如寵之
子。

漫堂年譜。康熙八年己酉五月。觀競渡罷。返金陵。寓邀笛步丁叟繼之水閣。與周
侍郎袁籜庵于令諸公。盤桓月餘。遂還楚。刻將母樓詩集。修黃州洗墨池。有記。按
觀競渡蓋在吳門。其時籜庵老矣。

籜庵之年。在康熙八年。當已踰七十。其歿在康熙十三年甲寅。籜庵作郡時。曹侍
郎詩中有五十郡太守一語。時當爲順治五年左右。所云五十。亦未必正爲五十。

今假定爲順治五年己丑。獲庵五十。則明萬曆四十七年己未。其年爲二十。踰二
年辛酉。天啓改元。此後卽李本寧罷官。結淮南詩社。沈同和娶周綺生等事。皆在
天啓四年以前。蓋四年爲李本寧復起之歲也。獲庵與同和爭寵。正在其時。年方
二十餘歲。同和以乙卯丙辰聯捷。在萬曆四十三四年。齒必甚稚。但略長於獲庵
耳。

靜惕堂詩。又有客從白門來。得令昭于皇近信。寄懷二首。其第一首自注爲令昭
作。詩云。列卉讓蘭茝。當風布芬芳。麗藻不恆有。屯運多摧藏。袁生擅逸思。變雅爲
雕章。手自握翠羽。咳唾成宮商。荒淫惑人心。勸戒理則長。懽會破幽默。質衣羅朋
觴。今年七十餘。矯舉鍾山陽。酣暢如童嬰。我屬徒悲涼。尙憶廣陵城。彈棊夜未央。
泛舟采紅蕖。錦席侈高張。羈蹤限南北。江流望湯湯。安得諧素期。並坐還鼓簧。近
映珠玉輝。拂拭塵土腸。據此詩。獲庵已七十餘。

董含三岡識略。甲寅年記口舌報一條云。吳中有袁于令者。字獲庵。以音律自負。

遊遊公卿間。所著西樓傳奇。優伶盛傳之。然詞品卑下。殊乏雅馴。與康王諸公作輿臺。猶未首肯。其爲人貪污無恥。年逾七旬。強作年少態。喜談閨闈事。每對客淫詞穢語。衝口而發。令人掩耳。余屢謂人曰。此君必當受口舌之報。未幾。寓會稽。冒暑干謁。忽染異疾。覺口中奇癢。因自嚼其舌。片片而墮。不食二十餘日。竟不能出一語。舌根俱盡而死。按此則頗詳籙庵態度。董氏性情長厚。不事放蕩。同時不喜金聖嘆。於籙庵尤斥言之。要其所斥之狀態。則必甚確肖其人也。

王紫稼考

易代之際。倡優之風。往往極盛。其自命風雅者。又借滄桑之感。黍麥之悲。爲之點染其間。以自文其蕩靡之習。數人倡之。同時幾徧和之。遂成爲薄俗焉。由近日之事。追配明清間事。頗多相類。偶舉王紫稼一則。與時事相比。差亦論世之一概也。

清初文字之盛。以江左三大家爲眉目。三大家者。錢牧齋龔芝麓吳梅村是也。王
郎之名。適盛傳於三家筆墨中。讀之令人神往。似亦勝於時下俳優之作。今考三
家集。並採諸家記載。綴輯如左。

尤侗艮齋雜說。予幼所見王紫稼。妖豔絕世。舉國趨之若狂。年已三十。遊於長安。
諸貴人猶惑之。吳梅村作王郎曲云云。而龔芝麓復題贈云云。其傾靡可知矣。後
李琳枝御史按吳。錄其罪。立枷死。識者快之。然當時尙有惜其殺風景者。見吳詩
集覽引。

梅村王郎曲後自跋云。王郎名稼。字紫稼。於勿齋徐先生二株園中見之。髻而皙。
明慧善歌。今秋遇於京師。相去已十六七載。風流儂巧。猶承平時故習。酒酣一出
其伎。坐上爲之傾靡。余此曲成。合肥龔公芝麓口占贈之曰。薊苑霜高舞柘枝。當
年楊柳尙如絲。酒闌却唱梅村曲。腸斷王郎十五時。據上兩則。王郎生長於吳。固
爲吳中士大夫所狎。二十而北遊。然後以冶習動京師者也。其始出顛倒吳人蓋

在崇禎十年左右。梅村王郎曲。編次在順治甲午。據牧齋詩自注。王郎以辛卯北遊。西堂言年已三十。遊於長安。卽指辛卯時事。梅村言遇於京師。相去已十六七載。則當爲甲午年語。十六七年前。王郎爲十五時。則必在崇禎丁丑戊寅之際。卽十年十一年間也。

王郎曲云。王郎十五吳趨坊。覆額青絲白皙長。孝穆園亭常置酒。風流前輩醉人狂。同伴李生柘枝鼓。結束新翻善財舞。鎖骨觀音變現身。反腰貼地蓮花吐。蓮花婀娜不禁風。一斛珠傾宛轉中。此際可憐明月夜。此時脆管出簾櫳。王郎水調歌緩緩。新鶯嘹唳花枝暖。慣拋斜袖擲長肩。眼看欲化愁應懶。摧藏掩抑未分明。拍數移來發曼聲。最是轉喉偷入破。帶大腸斷臉波橫。十年芳草長洲綠。主人池館惟喬木。王郎三十長安城。老大傷心故園曲。誰知顏色更美好。瞳神翦水清如玉。五陵俠少豪華子。甘心欲爲王郎死。寧失尙書期。恐見王郎遲。寧犯金吾夜。難得王郎暇。坐中莫禁狂呼客。王郎一聲聲頓息。移牀敲坐看王郎。都似與郎不相識。

往昔京師推小宋。外戚田家舊供奉。只今重聽王郎歌。不須再把昭文痛。時世工彈白翎雀。婆羅門舞龜茲樂。梨園子弟愛纏頭。請事王郎教弦索。恥向王門作伎兒。博徒酒伴貪歡謔。君不見。康崑崙。黃幡綽。承恩白首華清閣。古來絕藝當通都。盛名肯放優閒多。王郎王郎可奈何。

孝穆卽指勿齋。集覽清風使節圖詩注。引良齋雜說言勿齋之子昭法。昭法名枋。其父名汧。字九一。然則勿齋卽汧。汧殉國。投虎邱新塘橋死。枋濟其美。操行極高。梅村之識王郎。在勿齋座中。忠孝大節之士。不廢風情如此。集覽引蘇州府志。徐文靖公汧宅。在周五郎巷。汧少以氣節名。晚死國難。詳明史本傳。

牧齋有學集。辛卯春盡。歌者王郎北遊告別。戲題十四絕句。以當折柳。贈別之外。雜有寄託。諧談無端。譏謎間出。覽者可以一笑也。桃李芳年冰雪身。青鞋席帽走風塵。鐵衣毳帳三千里。刀軟弓欵爲玉人。官柳新栽轅路傍。黃衫走馬映鵝黃。垂金曳縷千千樹。也學梧桐待鳳凰。自注。時聞燕京郊外。夾路栽柳。紅旗曳製倚青

霄。鄴水繁花未寂寥。如意館中春萬樹。一時齊讓鄭櫻桃。筆筴休吹蘆管暗。金尊
檀板夜沈沈。莫言北地無鸚鵡。乳燕離鶯到上林。多情莫學野鴛鴦。玉勒金丸傍
苑牆。十五胡姬燕趙女。何人不願嫁王昌。壓酒胡姬墜馬妝。玉缸重碧臘醅香。山
梨易栗皆凡果。上苑頻婆勸客嘗。閣道雕梁雙燕棲。小紅花發御溝西。太常莫倚
清齋禁。一曲看他醉似泥。自注。王郎云。此行將倚龔太常。可是湖湘流落身。一聲
紅豆也沾巾。休將天寶淒涼曲。唱與長安筵上人。邯鄲曲罷酒人衰。燕市悲歌變
柳枝。無復荆高舊徒侶。侯家一姬老吹篴。自注。以下三首。寄侯家故妓冬哥。憑將
紅淚裏相思。多恐冬哥沒見期。相見只煩傳一語。江南五度落花時。江南才子杜
秋詩。垂老心情故國悲。金縷歌殘休悵恨。銅人淚下已多時。灰洞溟濛朔吹哀。離
魂昔昔繞蘇臺。紅香翠暖山塘路。燕子楊花並馬回。自注。范石湖云。涿南燕北。謂
之灰洞。春風作態。楝花飛。清醪盈觴。照別衣。我欲覆巾施梵呪。要他才去便思歸。
左右風懷老旋輕。捉花留絮漫多情。白頭歌叟今禪老。彌佛燈前詛汝行。自注。錫

山雲間徐叟。

辛卯爲順治八年。是年春盡。芝麓尙未入都。蓋已作行計。而王郎告別於虞山。亦未必卽日儼裝也。芝麓被譴。久居南中。至是北行。王郎遂倚以偕往。牧齋旣贈其行。而時論非之。見董含三岡識略。

三岡識略云。海虞錢宗伯謙益。一代偉人。操海內文章之柄。一時名流。奔走翕集。晚自號蒙叟。賓朋諧謔。觴詠風流。躋貴仕。享高年。邇來文人。罕見其比。然其大節。或多可議。本朝罷官南歸。有無名氏題詩虎邱。以誚之云。入洛紛紛興太濃。尊鱸此日又相逢。黑頭已是羞江總。青史何曾惜蔡邕。昔去幸寬沈白馬。今歸應悔賣盧龍。最憐攀折章臺柳。接亂秋風問阿儂。又嘗作詩贈歌童入燕。纏綿哀豔。熊侍郎文舉和韻以諷曰。金臺玉峽已滄桑。細雨梨花枉斷腸。惆悵虞山老宗伯。浪垂清淚送王郎。錢見之。不懌者累日。

按虞山送王郎詩。爲熊雪堂所譏。董氏識略。謂錢見之不懌者累日。觀後來自

定有學集。備載此十四首。則謂不憚累日者。未必確也。雪堂固亦貳臣傳中人。且曾從賊。未嘗非虞山一流人。五十步與百步之間。宜其亦不足相笑。清初漢人大官。長於文字者。以陳百史名。夏爲領袖。雪堂芝麓諸公。皆恃陳爲援引。陳最得攝政王倚信。王薨數年。陳卒以黨誅。雪堂先以丁艱歸。丁酉芝麓使粵歸。以門下士之誼。謁雪堂於里第。雪堂贈詩。有何人當國愁孤掌。有客還山避老拳之句。此輩宦味可想。然其後且再起補官。老而不已。故論出處大節。殊不足以人重其言也。

又按嘲虞山之入洛一詩。鈕琇觚賸謂是陳臥子作。檢王蘭泉輯陳忠裕公全集。以此詩列入補遺。而加案云。此詩徐雲將鈕玉樵俱云是黃門作。但細玩詩意。語涉輕薄。絕不類黃門手筆。姑存之。以俟博雅審定。云云。惟紛紛作紛紛。已是作早已。悔作愧。揅亂秋風作憔悴西風。

牧齋既以詩送王郎。芝麓卽有和韻之作。定山堂集贈歌者王郎南歸。和牧齋宗

伯韻。吳苑曾看蛺蝶身。行雲乍繞曲江塵。不知洗馬情多少。宮柳長條欲似人。醉
拋錦瑟落花傍。春過蜂鬚未褪黃。十里芙蓉珠箔捲。試歌一曲鳳求凰。香鑷紫絡
度烟霄。金管瑤笙起碧寥。誰唱涼州新樂府。舊人彈淚覓紅桃。漁陽鼓動雨鈴暗。
長樂螢流皓月沈。不信銅駝荆棘後。一枝瑤草秀中林。將身莫便許文鴛。羅袖能
窺宋玉牆。歸到茱萸溝水上。一叢仙藥擁唐昌。盤髻擗箏各鬪妝。當筵彈動舞山
香。酒錢夜數留人醉。不是胡姬不可嘗。生成珠樹有鸞棲。丞相鐘鳴邸第四。爲報
五侯鯖。又熟。平津花月賤如泥。長恨飄零入洛身。相看憔悴掩羅巾。後庭花落腸
應斷。也是陳隋失路人。蕭騷蓬鬢逐春衰。入座偏逢白玉枝。珍重何哉天寶意。雲
門誰與奏埙篪。天半明霞繫客思。杜鵑無賴促歸期。紅泉碧樹堪銷暑。妬殺銀塘
倚笛時。金谷人宜障紫絲。杜陵猶欠海棠詩。玉喉幾許驪珠轉。博得虞山絕妙辭。
煙月江南庾信哀。多情沈燭哭荒臺。流鶯正繞長楸道。不放春風玉勒回。韋公祠
畔乳鶯飛。花下聞歌金縷衣。細雨左安門外路。一行芳草送人歸。初衣快比五銖

輕。越水吳山並有情。一舸便尋香粉去。不須垂淚祖君行。

芝麓是詩。當作於順治十一年甲午。蓋梅村王郎曲。次於壽龔之後。龔以甲午壽四十。其時王郎猶在都。則送其出都。至早必在甲午。且知梅村之王郎曲。大約亦係送行之作。又王郎之出都。至遲亦不得過甲午。據褚人穫堅瓠集。李森先訪擊王子嘉。正爲甲午。則一出都卽見法。同在一年中也。龔生日爲十一月十七。梅村壽詩。未必逼近芝麓誕辰。否則吳詩敘次。不過大概以年爲次。並非細排月日之先後。

王郎以順治八年辛卯北行。十一年甲午南返。其間三年。皆其在都之日。定山堂集。有順治九年一詩題云。上巳。韓聖秋。丁野鶴。鄧孝威。段雨巖。白仲調。趙友沂。過集。聽王子玠度曲。題注。是爲順治九年。碧窗樽酒聚繁弦。風日依稀玉漱邊。章曲氣佳三紀月。永和代易九爲年。招尋花事重遊騎。浩蕩春情逼杜鵑。荃蕙勿憂萎。葦損。當門已讓野夫先。子玠卽紫稼。褚氏作子嘉。皆卽其人。

李森先以明代國子監博士。受闖賊禮政府祠祭司從事之職。入清又爲臺諫。乃以風力著聞。蓋亦色厲而內荏者也。森先字琳枝。或作琳芝。計六奇明季北略。從逆諸臣單。國子監一單。李森先。山東掖縣籍。平度人。崇禎庚辰進士。官博士。僞禮政府祠祭司從事。清國史無傳。故不見貳臣之稱。李桓輯耆獻類徵。例不錄貳臣。以不詳森先本末。仍輯各家紀載。列森先於耆獻。清初人事蹟。類此者頗多。檢從逆名單。入耆獻者不一而足。至幸而不入從賊案者。當更不乏濫入耆獻之人矣。堅瓠集。順治甲午。李按院森先。訪拏三折和尚。及優人王子嘉。立枷於閭門。三日而死。後一人自北濠歸家。聞水濱有二人。清談云。惡人受報不爽。三折和尚死後。仍問斬罪。王子嘉死後。又問徒罪。變成馬騾之類。日日受負重行遠之報。互相歎息。其人駐足審視。二人豁然入水而去。方知爲落水鬼也。褚爲蘇人。且紀錄於康熙間。於順治甲午。耳目相接。

阮葵生茶餘客話。王漁洋謂諫官稱楊以齋魏瓊。御史稱李琳枝。銓曹稱王伯

勉。總督稱李鄴園。巡撫稱湯潛庵張孝先。按以齋環極潛庵孝先及武定蔚州。皆刻有疏稿。琳枝巡按下江。優人王紫稼及三遮和尚淫縱不法。皆杖斃之。紫稼卽龔之麓吳梅村陳其年所歌王郎者也。李素豪於飲。家有園名椒雨。椒雨酒之辛者。又附戴璐按。琳枝名森先。書陝西道鐵面冰心匾尙存。云云。此則陳康祺郎潛紀聞採取之。三遮和尚作遮。與褚氏作三折不同。總之是對音字。但褚係蘇人。且時代稍前。當以褚說爲近是。

王郎爲李森先所斃。芝麓又有挽詩。作於丙申以後。定山堂丙申使粵迄辛丑邸舍稿。王郎挽歌。江左烟花盛綺羅。青春對酒復當歌。白門病死王郎殺。天寶風流已不多。風急江城捲暮潮。銀樽碧月尙春宵。王郎已死清歌歇。愁聽東吳紫玉簫。春風幾日拂朱絃。玉骨生將塵尾填。雲散畫梁人未老。轉傷紅豆李龜年。鶴鬢瑤笙去渺茫。雙扉依舊掩垂楊。杜鵑滴碎紅蘭血。到底閨門片石香。當門芳草泣干春。欲殺猶憐總一身。腸斷墜樓兼賦鵬。天公作意有名人。龍松寒月夜鐘分。慣醉

當筵白練裙。偏是江南好風景。落花時節不逢君。韋公祠畔紫游韁。鶯作清歌對
海棠。今日山塘花似霰。玉芙蓉。翦五更霜。分手金昌雪打頭。風花重到海天舟。蕭
條伏枕春纔半。月黑吳峰冷似秋。寒食梨棠野水昏。孤舟細雨隔江村。鷓鴣聲急
千山暮。玉笛分明話斷魂。五陵風日縱雕鞍。寶瑟珠簾夾道看。不及永豐坊畔柳。
長條天半恰春寒。柳七春風蛺蝶飛。一聲河滿淚沾衣。虎邱石畔真娘墓。重與遊
人數落暉。錦纜橫塘繫晚春。玉箏彈淚上羅巾。只愁衛玠應看殺。那得焚琴汝輩
人。

龔詩落花時節句。風花重到海天舟句。春纔半句。似是使粵歸途過蘇州作。那得
焚琴汝輩人句。詞甚怨毒。若深惡李琳芝者。其實龔李雅故。其患難相同。出處相
類。可想見其臭味之近。定山堂集中詩。與李往還甚多。丙戌以前詩。則有送李琳
芝侍御還山云。憂時買傅心誠苦。請劍朱雲事獨難。鼎鑊自甘編虎齒。斧柯終擬
斲龜山。殿爭氣逼千尋上。袖草風吹萬壑寒。睨柱衝冠君不覺。艱危頭與壁俱還。

此則知甫仕於清。卽遭蹉跌。身事異族。遽以諫官氣節自鳴。俯仰身世。可爲一歎。又辛卯迄丙申。寄懷李琳芝侍御。犢車揮手。悵離羣。襟袖芳蘭。忽御君。同日書曾連杜衆。大呼廷尙。攝朱雲。滄洲落月。懸千里。旗鼓當風。振一軍。宣室急籌。前席對。近傳天語。索彈文。龔自辛卯。仍以太常還朝。連躋臺省。正在要地。此詩末聯。頗有窺伺中旨。出資風雲雷雨之意。要之。均是熱中人。則可知也。

又丙申使粵。迄辛丑。偕六招同琳芝。晚花香。傍綠樽開。百尺招邀。驄馬來。此度賜環恩更重。一生攀檻。老難迴。自注。琳芝三復官矣。天心最識。批鱗苦。時論還誇。繞指才頭白。故交須盡醉。黃沙戍角。夢頻催。按自此以下。當皆已在殺王郎之後。

又洞門招同琳芝。看家樂。時階六石江。共集坐中和。友沂韻。似琳芝十四年前諫草寒。此宵明月。耐同看。素交正愛鬢如戟。長路何當髮指冠。縱酒客多三黜後。聞歌聲似萬峯端。銀簫絳燭。春風滿。恰有青霜凍玉盤。按縱酒客多三黜後句。見座中人升沈之感。洞門爲趨開心字。友沂爲開心子而怵。開心出處。與龔李同。皆歷

三朝皆遭三黜。得無謂窮達有命。徒齒貳臣耶。然非諸公所及見也。

又送李琳芝侍御察荒中州。親見攀轅淚萬行。金昌城下水茫茫。圖書淨對三吳雪。緹騎驚無一鶴裝。河內火寧煩汲黯。都亭輪久憚張綱。戰餘民力還深惜。閭闔春開待皂囊。嵩洛行行雨滿轅。桑麻扶杖總君恩。已傳封事關陲遠。尙喜新詩贖背存。柱下汝爲眞鐵漢。山中吾有舊柴門。安危促膝須籌策。分手風烟那足論。

森先之殺王郎。吳人似無冤詞。據良齋雜說。謂識者快之。然當時尙有惜其殺風景者。則西堂固以惜其殺風景爲非。王郎與三遮和尚。罪惡果至何度。下當詳言之。但從殺風景而論。森先實有此嫌。堅瓠集又載其一事云。順治丙申秋。雲間沈某來吳。欲定花案。與下堡金又文重華。致兩郡名姝五十餘人。選虎邱梅花樓爲花場。品定高下。以朱雲爲狀元。錢端爲榜眼。余華爲探花。某某等爲二十八宿。綵旗錦幟。自胥門迎至虎邱。晝舫蘭橈。傾城遊宴。直指李公森先。聞而究治。沈某責放。又文枷責。遊示六門。示許被害告理。下堡有嚴五。於鼎革時取又文餉。已而又

文告官。置嚴五於獄。嚴妻顧氏。因赴訴。芻於直指前。李公杖斃。又文於獄。而釋嚴。松陵徐崧花場卽事詩云。自是雲巖色界天。綺羅簫鼓日紛然。騷人競欲題紅葉。冶女私曾寄白蓮。自欲酒澆歌舞地。何如粉飾太平年。無端一夜西風起。葉落枝頭最可憐。

據褚氏所記。森先之摧折豪士。可謂酷矣。顧當時文士。祖森先者頗多。最錄如下。王士禎撰李正華傳。李正華。河間獻人。以明經爲令。累官知松江府。廉潔爲江左第一。順治末。東萊李御史森先。巡按下江。誅鉏豪右。有海忠介之風。中讒被逮。吳民號泣攀送者數萬人。旣登舟。僚屬皆在。相視揮涕。正華最後至。攜一酒瓢。滿酌送侍御。慷慨言曰。吾曹期不愧天日。不愧朝廷。不愧百姓耳。成敗利鈍。造物司之。公今日之行。榮於登仙。諸臣何至作楚囚相對耶。侍御掀髯大笑。諸君改容謝之。後以考成不及格。鐫級去。行之日。囊無一錢。松江人醵金數百。強投舟中。復又製一衣獻之。正華一無所受。松人走白巡撫中丞。下檄使受之。移書慰勉。乃量受。爲

行李之費。既歸家。騎一驢。往來田間。歲一至郡城。渭南南禮部廷鉉官河間。與之往還甚稔。予過獻。正華已歿。問其所居。在縣西門。數椽僅蔽風雨云。

漁洋與森先有鄉誼。頗繩其美。茶餘客話。既言之。觀此傳。因敘正華事。而旁見森先節概。亦具見傾倒。正華在當時頗有名。清初松人記載。就所見有譽者。亦有毀者。其毀者之說。似指所見不同之一事言之。不足爲據也。附錄如下。

章有謨景船齋筆記。李公茂先。諱正華。河間獻縣人。以恩貢爲吾松太守。爲人狷介。不畏強禦。搢紳莫得干以私。吏胥不敢玩法。鼎革後。巨寇猖獗。自公至。羣盜立斃杖下。無一幸免。境內肅清。民得安寢。皆公賜也。松民比之龔黃。既以事去職。士民慟哭。爲之罷市。公有對聯書府門云。是非秉大理之公。一任知我罪我。賞罰協民心之正。豈肯殺人媚人。

董舍三岡識略。知府李正華。議分華亭之半爲婁縣。正華患逋賦山積。委罪無從。謀立官以分咎。於是力請撫軍。分華之半爲婁。至順治十二年始得請。自分

縣之後。凡學宮衙署。官吏廩餼。勢不得不增。而遊手無賴。投充胥役。弊端愈繁。民生騷然。而積逋如故。其貽害有不可勝言者。正華初。未審究利弊。博採輿論。徒恃臆妄行。而上官誤信。我郡諸君子。又不起而力爭之。吁可慨也。後言路屢陳。應照舊制。合併爲一。竟不可得。正華之罪。可勝擢髮哉。

譙瑤述聞錄。李森先。平度州人。順治中。巡按江南。置奸胥之十一人於法。民大悅。趙林成記事。李森先。字琳之。平度州人。順治中。以監察御史莅汝州查荒。剛正廉明。士民戴如二天。時汝民公呈懇發弓式。以杜紛更。卽刻石於州治前。永爲畫一之制。以廣開墾。而杜弊端。至今奉行。其遺澤遠矣。六宗伯龔公鼎孳送李侍御之中州查荒詩云云。洵公實錄也。

陳康祺郎潛紀聞。記李森先事。乃掇拾漁洋李正華傳。及阮吾山茶餘客話爲之。惟夾注云。按李自選御史。兩經革職。俱起原官。後又以言事謫戍尙陽堡。尋赦還。至是已四黜矣。

從以上各說。堅瓠集載森先殺王子嘉等在甲午。殺金又文在丙申。漁洋文記森先中讒被逮。在順治末。而察荒中州。芝麓送行詩。有親見攀轅淚萬行。金昌城下水茫茫之語。必在吳門就逮之後。據趙林成記森先莅汝州查荒。仍在順治中。然則被逮失官。爲時甚暫也。查荒時之德政。因汝民懇發弓式。遂爲之畫一而刻石於州治之前。此等應舉之政務。不能明定於前。至煩士民自請。而所畫一者。又僅敷衍汝州一地。不能推之國家。使謹權量。此真天下之尢闕吏耳。紀述之士。輒張之以爲美談。專制國民之易與如此。

又按森先之四黜。未必俱在清世。卽未必俱在諫垣。婁東無名氏研堂見聞雜記。記數十年來之巡方。謂以余所見。未有如祁公彪佳。張公愼言。秦公世禎。李公森先者。祁按吳在崇禎間。張秦李相繼皆在順治間。其專記李事一節如下。

李公森先。山東平度人。崇禎庚辰進士。自秦公去後。繼之者皆不稱職。無何而李公來。公爲人寬厚長者。而嫉惡特嚴。當秦公時。大愆元惡。皆已草薶無餘。而踵起

者猶蔓衍不絕。公一一擒治之。始根株盡拔無蘖矣。其最快者。優人王子玠。善爲新聲。人皆愛之。其始不過供宴劇。而其後則諸豪胥奸吏。席間非子玠不歡。縉紳貴人。皆倒屣迎。出入必肩輿。後棄業不爲。以資緣關說。刺人機事。爲諸豪胥耳目。腹心。遨遊當世。儼然名公矣。一旦走京師。通輦下諸君。後旋里。揚揚如舊。其所污良家婦女。所受餽遺。不可勝紀。坐間譚及子玠。無不咋舌。李公廉得之。杖數十。肉潰爛。乃押赴闔門立枷。頃刻死。有奸僧者。以吃菜事魔之術。煽致良民。居天平山中。前後奸淫無算。公微行至其所。盡得其狀。立收之。亦杖數十。同子玠相對枷死。當時子玠所演會真紅孃。人人歎絕。其時以奸僧對之。宛然法聰。人見之者。無不絕倒。又有一金姓者。爲宰相金之俊宗人。恃勢橫甚。而家亦豪貴。爲暴甚多。前有殺人事。未白。李公既來。復聚全吳名妓。考定上下。爲臚傳體。約於某日。親賜出身。自一甲至三甲。諸名妓將次第受賞。虎阜。其唱名處也。將傾城聚觀。公廉得之急。收捕。并訊殺人事。決數十。不卽死。再鞠。斃之。歡聲如雷。此其彰明較著者。會公收

捕貪墨。內有淮安司理李子燮。蘇州司理楊昌齡。皆巧宦。善夤緣。前後諸上臺皆薦剡。而公獨發其奸。收之下獄。兩司理既百計欲脫而擠公。諸上臺曾騰薦。恐天子震怒。將株及。亦媒擊之。不遺餘力。一日。公在郡考察諸吏。以次入。其超異者。鼓吹。緋酒。送出。吳人謂幾百年無此快典。方掩署。忽有緹騎數人。排門突入。卽於堂上縛公。出片紙。云有詔就械。卽攀梏不少縱。而搜檢衙署如風捲。幸貧無金。是時公固大駭。不知事所從來。而吳民相聚號呼。知卽日械送京。乃立櫃通衢。曰願救李御史者。投金於此。頃刻滿。彼緹騎既縛公。而又須多金。今公貧無所得。乃長吳兩令及巡撫張。各贖金十萬與之。張公固所謂媒孽者也。至是解橐亦甘心矣。停一夕。械去。吳民送者。道路號泣。咸願一見李使君。時公已入舟。緹騎不得已。露一面與之。公揮涕謝諸父老。幸自愛。毋念我。送者數十里不絕。至梁溪稍返。有感公德者。變裝挾金。間道尾公。願隨至京。以身代。聞公在路備極楚毒。緹騎以公入皮袋中。掛兩馬間。身據其上。體無完膚。至京。方知在雲間。曾出一重犯。而有人於其

間中傷。以爲必入賄出獄。以此激天子怒。遂下於理。當鞠時。凡四十一棍。奄奄幾絕矣。後上怒稍解。知其無罪。仍賜還原官。入西臺理事。江南額手相賀。迺入臺未幾。而公舊桂之性愈辣。前有建言諸人。以論事觸上怒。流上陽堡。後雖陰用其言。而賜環無日。公入臺。以爲事莫切於此。卽抗疏廷諍。願予生還。上復赫然怒。謂方湔滌。汝復曉曉。再下獄。部議公徒罪。上不允。按李公碩然偉長。貌極慈仁。紫髯過腹。待人以恩。絕不以尊官自恃。而頓折殆甚。當烈皇朝。卽以科場事。下詔獄。與難者楊枝起。救之者桐城孫晉也。後李賊破京。亦受轆軻。至此再蹶。秦公短小。如不勝衣。兩目閃閃有光。而貌嚴冷。專以搏擊爲事。李公則威斷中復兼愷悌。要之兩公皆千載人。而秦終任去。李遇奇禍。使竟於施。必更有可觀者。

從上所言。王郎之罪狀較晰。卽三遮和尚之罪狀亦略明。蓋皆以事關風化。故爲衆論所切齒也。森先之四黜。據此則一在明季。其在賊中所受轆軻。當指迫受僞職而言。至順治初。以諫官落職。則在丙戌以前。龔詩所以有送李琳芝侍御還山

之作。三黜則吳門被逮。到京卽復官。仍入臺。察荒是臺官偶膺之使命。旋復以救他言事獲譴者下獄。無名氏言部議公徒罪而上不允。然則其後果抵何罪。本文不明。據郎潛紀聞謂謫戍尙陽堡。或有所據。

研堂見聞雜記。又言張能鱗督學江南。賊污狼籍。所述張之舉動。俱出情理之外。張以理學著聞。學案小識特載其言論。研堂乃述其見聞如彼。詞多不備錄。末言吾婁有諸生李漢者。目擊不平。條其事。上之李公森先。李公卽面授張。張面如土色。叩首謝無狀。卽辭病告歸。而按君故持之意。將有所搏擊。適被禍去。張於是肆爲貪濫。狂瀾至不可收拾。迺索李生甚急。李生遂亡命江湖。於張任不敢歸。更可怪者。張喜道學家言。修輯宋儒書而布之梓。吾婁陸桴亭道威。實助之成。每搜諸生小過。坐以罰金。爲梓費。而要其梓費無多。蓋一書成而張之囊橐纍纍矣。其造玉峰書院。亦用此術。按張能鱗督江南學。在順治十三年。至十六年去任。十三年爲丙申。正森先殺金又文之年。能鱗爲森先所案。會森先被逮去。乃得終任。則森

先被逮必在十六年以前。能鱗中順治四年丁亥進士。十三年督江南下江學。俱見清祕述聞。

至茶餘客話謂王郎卽龔芝麓吳梅村陳其年所歌。龔吳詩俱見前述。陳詩未見。今按王郎盛時在明末。其年年輩在後。未合有所陶寫。至順治中葉爲京師貴人所愛玩。其年亦未通籍。故應不在詠歌之列。檢陳全集。惟詞集中有浣溪紗贈王郎一首。其詞云。十五吳兒道額黃。鵝笙炙罷口脂香。依稀記是小王昌。未解褰簾通暗語。已能映柱惱迴腸。箇儂年紀未須防。據此詞所贈王郎。年甚稚。當是又一王郎。決非王紫稼也。

按清一代御史題名。順治二年。有李森先。下注山東掖縣人。前進士。由國子監博士。考選江西道御史。兩經革職。俱起復原官。又以請寬言臣之罰。流徙上陽堡。宥免起用河南察荒。陝西道有題鐵面冰心匾額。云云。前進士者。明進士也。國子監博士。係明故官。賊中所受職。自不復及。餘與前所述合。其流徙上陽堡。

在江南巡按被逮還京再復職以後。宥免卽察荒河南。其距江南被逮時甚近。知並未赴戍所。卽見宥也。當時巡按是差非缺。本官仍爲江西道御史。故履歷中竟未之及。但題名中他人履歷。恆見巡按巡漕巡鹽督學等差。亦非定不入履歷也。

橫波夫人攷

往余因近說董小宛卽清世祖董鄂妃之不經。爲作董小宛事考一篇。因頗憶明清之際。秦淮諸艷迹。又見曲園老人撰茶香室叢鈔。以略得橫波夫人一二軼事。舉爲珍異。似於橫波事實。所見甚少。爰更輯橫波夫人一篇。

余懷板橋雜記。顧媚。字眉生。又名眉。莊妍靚雅。風度超羣。鬢髮如雲。桃花滿面。弓彎纖小。腰支輕亞。通文史。善畫蘭。追步馬守眞。而姿容勝之。時人推爲南曲第一。家有眉樓。綺窗繡簾。牙籤玉軸。堆列几案。瑤琴錦瑟。陳設左右。香煙繚繞。簷馬下。當余常戲之曰。此非眉樓。乃迷樓也。人遂以迷樓稱之。當是時。江南侈靡。文酒之

宴紅妝與烏巾紫裘相間。座無眉娘不樂。而尤豔顧家廚食品。差擬郇公李太尉。以故設筵眉樓者無虛日。然豔之者雖多。妬之者亦不少。適浙來一僧父。與一詞客爭寵。合江右某孝廉互謀。使酒罵座。訟之儀司。誣以盜匿金犀酒器。意在遠辱眉娘也。余時義憤填膺。作檄討罪。有云。某某本非風流佳客。繆稱浪子端莊。以文鴛彩鳳之區。排封豕長蛇之陣。用誘秦誑楚之計。作摧蘭折玉之謀。種夙世之孽。冤煞一時之風景。云云。僧父之叔爲南少司馬。見檄斥僧父東歸。訟乃解。眉娘甚德余。於桐城方瞿菴堂中。願登場演劇。爲余壽。從此播幢息機。矢脫風塵矣。未幾。歸合肥龔尙書芝麓。尙書豪雄蓋代。視金玉如泥沙糞土。得眉娘佐之。益輕財。好憐才下士。名譽盛於往時。客有求尙書詩文及乞畫者。縑箋動盈篋。司畫款所書。橫波夫人者也。歲丁酉。尙書挈夫人重遊金陵。寓市隱園中林堂。值夫人生辰。張燈開宴。請召賓客數十百輩。命老梨園郭長春等演劇。酒客丁繼之張燕筑及二王郎（中翰王式之水部王桓之）串王母瑤池宴。夫人垂珠簾。召舊日同居南曲。

呼姊妹行者與燕。李六娘十娘王節娘皆在焉。時尙書門人楚巖某赴浙監司任。逗遛居樽下。褰簾長跪。捧卮稱賤子土壽。坐者皆離席伏。夫人欣然爲罄三爵。尙書意甚得也。余與鄧孝威吳園次作長歌紀其事。嗣後還京師以病死。殮時現老僧相。弔者車數百乘。備極哀榮。改姓徐氏。世又稱徐夫人。尙書有白門柳傳奇。行於世。

橫波小傳。以前述澹心所記爲較詳。按澹心雜記。自言生萬歷末年。其與四方賓客交遊。及入范大司馬蓮花幕中。爲平安書記者。乃在崇禎庚辛以後。崇禎有兩庚辛。三年庚午。四年辛未。距萬歷末年戊午己未。不過十二三年。必非遊四方作書記之日。至十三年庚辰。十四年辛巳。距萬歷末爲二十三四年。澹心蓋以其時跌宕南都。親見煙花之盛。其爲眉娘解圍。馳檄以逐僧父。此僧父爲南少司馬之姪。而澹心爲南大司馬范景文幕賓。此中不無憑藉。以故訟事易解。而終身得以方氏堂中演劇爲壽。有以見德於眉娘者自豪矣。

儻父與詞客爭寵。此儻父與詞客。今皆未能舉其名。但前乎芝麓而寵眉娘者。故紙中得一人焉。吳德旋聞見錄。記錢湘靈陸燦事云。先是湘靈友劉芳。與妓顧橫波約爲夫婦。橫波後背約。而芳以情死。湘靈爲經紀其喪。蓋尙氣好立名節。固其天性云。湘靈爲清初老名士。於牧齋爲族孫。康熙甲戌年八十三。與崑山徐健菴尙書之耆年會。居首座。見柳南隨筆。則當崇禎末。年已三十餘。其與爲友之劉芳。當不失爲詞客。約爲夫婦。可謂寵矣。後卒背之。以身屬龔。而劉爲情死。此亦橫波少年一負心事。同時文士。侈言歸龔之盛。無道劉芳事者。旁見於錢湘靈行實中。特爲拈出。意卽所謂寵顧之詞客其人也。

橫波之未嫁也。所居眉樓。豪侈已略具前小傳矣。曼翁雜記中。更時時見眉樓軼事。徧撫之。以存橫波在風塵中事實。

雜記曰。曲中狎客。有張卯官笛。張魁官簫。管五官管子。吳章甫絃索。盛仲文打十番鼓。丁繼之張燕筑。沈元甫王公遠。宋維章串戲。柳敬亭說書。或集於二李家。或

集於眉樓。每集必費百金。此亦銷金之窟也。

又曰。張魁。字修我。吳郡人。少美姿首。與徐公子有斷袖之好。公子官都府佐。魁來訪之。閤者拒口。出褻語。且詬厲。公子聞而扑之。然卒留之署中。歡好無似。移家桃葉渡口。與舊院爲隣。諸名妓家往來相熟。籠中鸚鵡見之。叫曰。張魁官來。阿彌陀佛。魁善吹簫度曲。打馬投壺。往往勝其曹耦。每晨朝。卽到樓館。插瓶花。爇爐香。洗芥片。拂拭琴几。位置衣桁。不令主人知也。以此僕婢皆感之。貓狗亦不厭焉。後魁面生白點。風眉樓客戲榜於門曰。革出花面篋片。一名張魁。不許復入。魁慚恨。遍求奇方。酒削得芙蓉露。治之良已。整衣帽復至眉樓。曰。花面定何如。

又曰。歲丙子。金沙張公亮。呂霖生。鹽官陳則梁。漳浦劉漁仲。如臯冒辟疆。盟於眉樓。則梁作盟文甚奇。末云。牲盟不如臂盟。臂盟不如心盟。

按劉漁仲。名履丁。卽玉成董小宛之歸冒者。陳則梁。名梁。爲巢民死友。南都時。巢民避馬阮之難。挈家往依。則梁於海鹽。皆見影梅菴憶語。呂霖生。名兆龍。而

張公亮名明弼。則後爲小宛作傳。傳之至今者也。

又按冒襄同人集。載則梁盟文。其題爲盟言跋。題下注云。癸未長至後。書於樸巢。蓋盟於丙子。跋在癸未。文曰。某月某日。某與某友善。天地父母。無不聞吾語。見吾誠。乘車載笠。永矢勿諼。古之事也。某月某日。某與某盟。異日者。富貴棄。毗睚殺之。貨欺之。或老死不相聞問。情之常也。爲其古之事。而不怪其情之常。君子之自處也。丙子烏衣巷口之事。燕毛序齒。諸君兄我。其時皆以忠孝文章自負。道義相期。爾年以來。或近依輦轂。或分寄守令。獨余與冒生。數會於呼叱刺棘之間。囚服蓬頭。相顧相憐。眷眷不已。乃扁舟過訪於樸巢。雖平原十日。左相萬錢。皆三倍過之。余心甚矍然。然命駕千里。或亦追蹤僅見之事。至如青漳四弟之艤舟邗水。金沙仲子之小謫西湖。天與意外之奇緣。轉覺流離之可樂。會辟疆刻盟書將竣。屬余重題之。古少者任勞事。長者筭焉。禮也。夫牲盟不若臂盟。臂盟不若心盟。願與諸弟共持之。

又曰。同人社集松風閣。雪衣眉生皆在。飲罷聯騎入城。紅妝翠袖。躍馬揚鞭。觀者塞途。太平景象。恍然在目。按雪衣。李十娘湘真字。

以上想見眉樓遊客之繁。眉娘豔名之噪。顧其時曲中品第。則門庭如市之盛。尙居其次。雜記雅游篇中又曰。妓家各分門戶。爭妍獻媚。鬪勝誇奇。凌晨則卯飲淫淫。蘭湯灑灑。衣香一室。停午乃蘭花茉莉。沈水甲煎。馨聞數里。入夜而擲笛搗箏。梨園搬演。聲徹九霄。李卞爲首。沙願次之。鄭頓崔馬。又其次也。按二李爲李大娘宛君。李十娘雪衣。卞爲卞賽。卽後來之玉京道人。沙爲沙才沙嫩姊妹。願則橫波。鄭乃妥娘家。本爲曲中舊望。但妥娘已老。牧齋金陵雜題中有一首云。舊曲新詩。壓教坊。縷衣垂白感湖湘。閒開閨集教孫女。身是前朝鄭妥娘。頓爲頓小文。琵琶頓老孫女。崔爲崔科。馬爲馬嬌馬嫩姊妹。皆見雜記。小傳言橫波自窘於僮父。然後摧幢息機。矢脫風塵。則前此之切切私訂嫁娶。固青樓慣技。劉芳竟以是情死。過矣。至其果有從良之決心。尙賴陳則梁之一勸。尤可見劉芳所訂之無謂。雜記

云。陳則梁人奇文奇。舉體皆奇。嘗致書眉樓勸其早脫風塵。速尋道伴。言詞切至。眉樓遂擇主而事。誠以驚弓之鳥。遽爲透網之鱗也。掃眉才子。慧業文人。時節因緣。不得不爲延津之合矣。從此逗入歸龔一段正文。今據定山堂本集排比事蹟。旁參之以諸家記載。庶稍備觀覽焉。

按同人集陳梁致辟疆書。有一首云。眉兄今日畫扇有一字。我力勸彼出風塵。尋道伴。爲結果計。辟疆想見。亦以此語勸之。邀眉可解彼怒。當面禁其此後弗出。以消彼招致之心。何如此。卽橫波窘於僧父。則梁勸令適人之事。受窘雖經。曼翁檄文而解。然釋怨之道。暗中仍由則梁周旋其間。旣邀眉以解彼怒。可知橫波有向彼服禮之舉。又禁橫波復出。使彼無可招致。則欲不摧幢息機。胡可得也。又按則梁與橫波最善。觀同人集所載與辟疆書。中及橫波者不一稱之。曰眉兄。或曰媚兄。具見愛敬此君。座無此君不樂之意。彙錄如下。

頃張公亮過我。知媚兄明日作主。請公亮。公亮辭以有方密之席。彼云卽赴方

席一更二更過我不妨。然則尊論訂廿五。又成謊矣。少刻公亮又有話至我處。不信可面質也。

又夜來甚擾。客中作此慰寂之事。獨費獨勞。爲不安也。媚兄有風人之致。可與角飲。當爲申報。一豆之舉。於監試之後。不識即可借重威靈。邀致之否。容面圖之。卽往監。不及走謝。留此布感。鄒臣老處遣使行否。兩日可卽達也。按一豆之舉。是當日一種宴會之法。監試卽南京國子監之錄科。是年爲丙子鄉試。借重冒氏威靈。冀可邀致。是時則梁蓋與橫波。尙無雅故。而冒以貴介之素望。其氣力爲復社諸公所倚仗。則在曲中運用。故當不同。鄒臣老卽常州鄒臣虎之麟。又今日姚兄送我一舟。卽泊小寓河亭之下。又送媚兄來。朱爾兼。顧仲恭。張幼青。諸兄俱在我舟。吾兄可竟到我處。我來則迂道。且恐諸兄到。失倒屣。適一友送伽楠香。亦須法眼一賞。別眞贋。媚兄情緒。今日當見之。按同人集別有松陵周永年安期一律。題云。丙子秋。秦淮社集夜泛。同冒辟疆。暨顧仲恭。朱爾兼。陸

孟亮陳則梁張公亮呂霖生趙退之周勣卣周簡臣及顧范二女史。二女史善畫。顧復善歌。詩云。畫船十隻任分攜。隔舫傳箋互素題。人聚同心頭半白。酒收中戶量難齊。清歌一起微喧寂。粉本初成黛色低。正復不勞明月照。晚涼煙景滿青谿。據此則橫波所善除畫又有歌。至善畫之范女史。據板橋雜記。范珏字雙玉。廉靜寡所嗜好。一切衣飾歌管。豔靡紛華之物。皆屏棄之。惟闔戶焚香。滄茗相對。藥爐經卷而已。性喜畫山水。模倣史癡顧寶幢。槎枒老樹。遠山絕嶠。筆墨間有天然氣韻。婦人中范華原也。又趙慶植青樓小名錄。並稱范珠。范珏云。珠珏皆金陵妓。珠字照乘。畫山水能對客揮毫。

又張卯官陸三官管五官項子毅諸君。共十位。俱已約定。在院中大街顧家有鷓鴣住作主人。魚仲副之。我輩公分。尙須每人五金。此事一夕有百金之費。不可無此。亦不可有此也。按此下有注云。以上丙子。蓋則梁前數書皆崇禎九年作。皆秋試時事。橫波時年將及笄。正曲中爐爇時也。

又惠我太多。當之殊媿。夜臥思遠使相招。古人之誼。此段情緒。何以消受。更在餉贈之上也。老叔惠不敢辭。百川到海。無不收納。覺無厭足。奈何。午後欲覓一舟。同漁仲過我。弗從陸來。媚兄一扇當簡。煩致之。元美適有一信至。董孟履處。已作字問之。又漁仲過我。卽以二十六自考。倚仗陶英人之說語之。漁云。已爲我致書少司成。可得回書。俟回書看過。再作商量也。今日賤體略可。已進粥二碗。但精神以絕粒三日。畏風如虎。守到二十六。只可支持監考。承漁仲勸我移寓。雖今日感其殷殷。畢竟初入過辟老之說爲妥。但遠之相約。訂八月十五出場之夜。卽出城。相聚無多日。思之耿耿。千思萬思。漁仲二十二移入新居。我二人不可無費。各出三金。戲酌一敘。於心稍安。是日弗搭外客一人。或止邀眉兄。共四人。外二卓。內送一卓。卓不過三品。不妨盛酌之。會如夢裏。別如海外。榜後光景。不知若何。此會不可省也。按此又屆鄉試矣。當在己卯。以上各書。皆有一橫波在內。以則梁之奇才高節。當時傾倒橫波如此。橫波奢靡之習。祇可與芝

麓爲偶。似不無稍辱。則梁之知愛矣。茲述則梁之人品如下。

朱彝尊靜志居詩話。陳梁字則梁。海鹽人。有菟園集。則梁好讀異書。索異解。與董思白交。不效其書。與鄒臣虎交。不效其畫。詩文詞必已出。寧晦不庸。晚歲隱居。僧服茹葷。治生壙於郭外。結屋三楹。覆之。語其友曰。此毫社遺意也。題其柱云。此佛自來。耽米汁。至今孤家有梅花。又云。天下何思何慮。老僧不見不聞。暇輒召客。縱飲壙前。亦達士也。

王廷詔撰陳梁小傳。陳梁字則梁。海鹽人。善書工詩。自稱散木子。又號侖者山翁。亦稱浣公。亂後爲僧。稱个亭和尚。有菟園命者浣筆池个亭諸集。

由此以觀。則梁固以明諸生爲清初逸老。隱於僧而茹葷縱飲。不廢承平時意態。其歿以順治十五年戊戌。同人集則梁最後一書。注云。戊戌絕筆。書中書先寄一香。乞焚致叔臺墓舍。爲言陳生相從九京不遠云云。蓋當辟疆奉父諱之後也。

又按則梁與公亮霖生漁仲辟疆輩訂盟。在丙子八月朔。同人集則梁有詩。其題爲丙子桂月之朔。同公亮霖生漁仲辟疆盟於眉樓。卽席放歌。同時公亮有結交行同盟眉樓卽席作。呂霖生亦同作。劉漁仲則有五交行七古五首。每一人繫以一詩。是爲眉樓一盟所傳之文字。其中以公亮詩爲與橫波最暱。且若爲橫波所眷而反不輕許者。然則亦一詞客之邀寵者也。節錄如下。

結交行中有云。噫吁嘻。大地自有人。區宇難格物。竭來秦淮道上初見顧眉生。倭墮爲髻珠作相。本歌巴蜀舞邯鄲。乃具雙目如星復若月。脂窗粉榻能鑒人。黃衫綠衣辨鴻碩。何年曾識琴張名。癡心便欲擲紅拂。願我自憎瓦礫姿。女人慕色慕少恐負之。以茲君贈如意珠。我反長賦孤鴻辭。但有此心三山二水相。證驗。彤管瑤篇無媿詞。薛濤老去眞堪醜。崔徽留卷徒爾爲。詳其詩意。殆橫波果有心許之事耶。或亦劉芳之類耳。

公亮又有壬午秋仲揭揚署中寄懷辟疆盟弟詩。中亦云。昔年交會白門垂。亦

有顧家女郎能修眉。江南秀氣盡一室。至今秦淮之水異香漸。凡此津津而道。知有餘慕。夫壬午則橫波已歸芝麓。雖未北去。名花固有主。乃猶戀戀舊好歟。芝麓之入眉樓。始不過尋常狎邪之遊耳。定山堂集有登樓曲四首。蓋卽爲始入眉樓之作。詞曰。曉窗染研。注花名。淡掃胭脂玉案清。畫黛練裙都不屑。繡簾開處。一書生。芳閣詩懷待酒酬。粉牋香豔殫殘箒。隨風珠玉難收拾。記得題花愛並頭。彩奩勻就百花香。碧玉紗廚掛錦囊。淡染春羅輕掠鬢。芙蓉人是內家妝。未見先愁別恨深。那堪帆影度春陰。湖頭細雨樓頭笛。吹入孤衾夢裏心。按此詩旣寫出初會情境。而末首又見一晤卽須告別之意。蓋北上過金陵時也。此下卽接江南憶四首。正憶眉樓。其詞云。銀蒜低垂月過牆。金屏小睡背蘭缸。春風玉枕含嬌怨。似訝遲來錦瑟傍。繡句驚人思未降。珊瑚筆格對雕窗。團香擘玉無人見。親領明珠廿八雙。別袂驚持人各天。春愁相訂夢中緣。縷金鞵怯長安路。許夢頻來桃葉邊。手翦香蘭簇鬢鴉。亭亭春瘦倚闌斜。寄聲窗外玲瓏玉。好護庭中並蒂花。此詩

第二首。知眉樓有贈芝麓詩五十六字。殆七律一或七絕二也。末首珍重護花鈴。殆已聞有儉父相窘事。

橫波以畫蘭擅名。詩不見多。據芝麓言曾有見贈之詩。今按許夔臣香咳集選存。有徐橫波一家詩一首。其小傳云。徐橫波。字眉生。一字智珠。號眉莊。本姓顧。名媚。江蘇上元人。合肥尙書龔芝麓側室。著有柳花閣集。然則橫波詩固成集。不但偶見已也。今柳花閣集。未知尙有存書否。香咳集中所存之一首。題爲海月樓夜坐。詩云。香生簾幕雨絲霏。黃葉爲鄰暮捲衣。粉院藤蘿秋響合。朱欄楊柳月痕稀。寒花晚瘦人相似。石磴涼生雁不飛。自愛中林成小隱。松風一榻閉高扉。

又陸以活冷廬雜識。程春廬京丞博雅嗜古。所蓄書畫甚多。余常於其姪銀灣參軍世樾處。見顧橫波小像一幅。丰姿嫣然。呼之欲出。上幅右方款二行云。崇禎己卯。七夕後二日。寫於眉生樓。玉樵生王樸。左方詩二首云。腰妬楊枝髮妬雲。斷魂鶯語夜深聞。秦樓應被東風誤。未遣羅敷嫁使君。淮南龔鼎孳題。識盡飄零苦。而

今始得家。燈煤知妾喜。特著兩頭花。庚辰正月二十三日燈下眉生顧媚書。二詩中一係橫波作。併錄於此。

按己卯爲崇禎十二年。是年七夕後二日作畫於眉生樓。則固未離眉樓。爲橫波尙在風塵之日。畫徵錄。王樸字玉樵。保定人。以人物士女名於北。歷代畫史彙傳。繫之清初。蓋亦鼎革時之有名人物。芝麓詩集中不見。其詞氣似尙未得橫波允嫁。而又知橫波有厭倦之意。但尙有障礙於其間耳。明年庚辰正月二十三。橫波自題詩。則係已定嫁襲。又係甫經定約者。殆卽以此照及詩爲允嫁之證耶。

定山堂集於前詩江南憶之下。卽爲長安寄懷一首。其詞云。纔解春衫浣客塵。柳花如雪撲綸巾。閒情願趁雙飛蝶。一報朱樓夢裏人。此詩或亦爲橫波作。但無確據。

芝麓明末官給事中。有上元後一夕入直禁中四首。末云。口將嫖姚未解圍。淄青將士鐵爲衣。不知何地軍中樂。一片蘆花傍月飛。此有缺字。當指壬午清兵入塞。

直至癸未春盤旋於青萊間。其缺字以犯清諱而刊落之。則此上元乃癸未上元。癸未爲崇禎十六年也。其下卽爲秋夜省中賦懷。則多作膩語。蓋已娶橫波後作。其詞云。暖豔寒香繡戶迴。昨宵詩思謝家才。攜將天上金盤露。灑向花間玉鏡臺。傾國溫柔老是鄉。却憐襖被待明光。鴛鴦瓦上如霜月。祇覺今宵玉漏長。秋砧遙送玉壺遲。辜負香衾是此時。小翦蘭膏封細合。退朝親爲點蛾眉。綺屏紅袖護初寒。賸有冰絃語夜闌。封事經秋殊冷落。乞將筠管代花彈。宮衣百濯鬢香浮。畫省人如畫閣幽。戶外玉繩低苑柳。樓烏應報漢宮秋。未央前殿月痕移。團扇猶吟桃葉詩。身是花間雙蛺蝶。金風吹上萬年枝。玉臺淡掃遠山生。當代爭傳是小名。珍重近來千喚熟。珊瑚敲枕易分明。天涯約夢到長安。□□□□□□□□。今夜鳳凰池畔夢依稀。同作隔年看。揚雄初賦已成篇。清蕙芙蓉執戟邊。好傍玉釧添五夜。曉窗憑几有香肩。練裙閒改道人妝。斗室新開貝葉堂。聽綸翻經風露迴。金門遊戲總清狂。

以上數詩。玉臺淡掃一首。明謂眉生係此君小名。珍重近來干喚熟。珊瑚敲枕易分明。語意尤爲淫豔。其天涯約夢一首。卽述前江南憶中之第三首。可見江南憶之卽憶橫波。其中缺一句。當是指山東路阻。卽壬午清兵入塞事。依稀同作隔年看。是必癸未所作。然則橫波庚辰題詩。雖有許嫁之意。恐仍是青樓獻媚。以身許人慣態。至壬午兵警時。尙作詩相憶。癸未乃圓成好事耳。僧父之難。排解者爲余曼翁。而曼翁自敘其就幕南都。在庚辛以後。橫波旣紆難。尙有許多周折。至陳則梁苦勸。然後果於從良。故知庚辰正月允嫁之詞。乃口惠而實不至者也。

橫波癸未歸龔。乃指其北上而言。其先必已爲金陵外宅。龔集中有稱金陵閨人者。見其輓許太君詩自注。輓詩雖作於丙申以後。所敘事實。當爲追溯之語。則橫波自有已正名爲閨人。而尙居金陵之日。輓詩別詳於後。

又曹溶靜惕堂詩集。贈龔芝麓二首。題注。龔有金陵姬。故及之。詞云。人間無賴酒壚空。玩世今看曼倩工。失意戚姬燕趙曲。送懷湘客蕙蘭叢。神仙歲月消毛穎。煙

水秦淮問守宮。一自玉臺遺詠貴。飄零轉得見雄風。異方乘興恰秋清。扼腕同聲氣未平。抗俗文心留玉璽。懷香燕寢照桃笙。荒園歷落隨魚鳥。仕路交情間雨晴。連夕與君傾斗酒。烽煙急處望江城。此詩前一題爲八月十五夜。後一題爲易州署中九日感懷。詩中稱恰秋清。當是八九月間作。又稱煙水秦淮問守宮。當是橫波已約定歸龔。而久未北來。時清兵入塞。故及烽煙。江浙未被兵。故言息處望江城。詳味詩意。爲崇禎壬午事。

甲申龔詩。有題善持君書羅襪梅花水仙云。雒妃乘露水雲鄉。疎影橫斜月未央。林下美人迴玉趾。倚闌親寫十三行。又有墨畫荷花詩。亦題閨人畫。當亦爲橫波而作。其詞云。花何嫋嫋葉田田。露質煙心晚自憐。倩取墨光描鬢影。美人兼許號青蓮。

此下有生辰曲。當是橫波歸龔後。第一生辰。橫波生於十一月三日。事更詳後。則此詩癸未仲冬作也。是時芝麓以疏劾周延儒。王應熊。陳新甲。呂大器。等忤旨。鐫

秩。故其詞云。一林絳雪照瓊枝。天冊雲霞冠黛眉。玉蕊珠叢難位置。吾家閨閣是
男兒。奇襟逸思湧春潮。吐蕙含蘭靜若遙。長倚菱花隨意看。風前鬢影福難消。聞
裁好句鬪丹霞。碧玉奩藏錦字賒。翠羽明珠驚人掌。生成解語卽名花。綠紗窗几
靜無塵。點染秋山入練巾。雙黛聯娟宜淡掃。倚風身是畫圖人。博山香冷鬱金釵。
蔬筍看經月一街。繡佛應憐人寂寞。太常妻子更清齋。蕭條四壁不堪愁。酒債琴
心自唱酬。近識文君操作苦。侍臣無復鷓鴣裘。九閣豺虎太縱橫。請劍相看兩不
平。郭亮王調今寂寞。一時意氣在傾城。星高魚鱗一燈寒。貫索烏啼夜未闌。敢望
金雞天際下。妝樓小帖暫平安。琉璃爲篋貯冰霜。諫草琳珉粉澤香。笑泣牛衣兒
女態。獨將慷慨對王章。今日初辭神武冠。明朝買棹白鷗灘。五湖大有同心客。七
外冥鴻天地寬。按集又有癸未十月初七日以言事下獄二首。

又靜惕堂集更見芝麓因閨人初度。招飲同社。用前韻二首調之。其詞曰。中聖連
旬解帶圍。歌場踏月竟忘歸。西崑選豔驕蘭畹。南國知名照玉衣。桃葉渡方迎短

機。伯勞生未解孤飛。謝公不撤簾前樂。此日因令盛德稀。虬箭頻催丙夜籌。畫屏
開處飲芳洲。三山縹緲分羣玉。六代聲華記莫愁。金屋自宜鄰漢殿。錦帆何日下
江流。鳳樓一曲音如昨。肯遣新詩怨白頭。此所謂前韻。乃前一題之韻。前一題爲
令昭水部。招同百史。豈凡兩少宰。芝麓奉常。孝緒太史。雪航侍御。爾唯舒章兩中
翰。演自度西樓曲。卽席賦二首。蓋爲順治二年乙酉冬間事。與芝麓之作生辰曲
不在一時。特類及之耳。

此下題云。寒甚。善持君送被。夜臥不成寐。口占答之二首。橫波嫁製後。製號之曰
善持。自此以後。皆稱善持矣。是時爲崇禎十六年癸未之冬。當是鐫秩後尙有待
訊等事。夜不歸寓。送被以暖之。故其詩中自稱羈臣也。詞云。霜落并州金剪刀。美
人深夜玉纖勞。停針莫怨珠簾月。正爲羈臣照一毛。金猊深擁繡牀寒。銀翦頻催
夜色殘。百和自將羅袖倚。餘香長繞玉闌干。

甲申爲明亡之年。定山堂於前各詩之下。有上元詞和善持君韻。此必爲甲申上

元。蓋去國亡不遠。龔於平世。雖沈溺聲色。要猶噉名好客。自附清流。其所糾彈。未嘗不符公論。此詩亦與前數詩。頗有自許之意。其詞有云。紫霧晴開鳳闕初。五侯絃管碧油車。芳閨此夕殘燈火。獨照孤臣諫獵書。意態可想。

甲申三月十九。流賊陷都城。明亡。龔於是爲從逆案中人。其本身之貽玷。當別有紀載。今惟錄其關係橫波者。明季北略從逆諸臣六科給事中單。龔鼎孳。南直合肥籍。江西撫州臨川人。崇禎甲戌進士。官兵科。僞直指使。每謂人曰。我願欲死。奈小妾不肯何。小妾者。所娶秦淮娼顧媚也。湖廣按臣黃澍有疏。按馬士英疏定從逆案。亦及此語。

冷廬雜識。龔鼎孳娶顧媚。錢謙益娶柳是。皆名妓也。龔以兵科給事中降闖賊。授僞直指使。每謂人曰。我原欲死。奈小妾不肯何。小妾者。卽顧媚也。見馮見龍紳志略。顧荅河東君傳。謂乙酉五月之變。君勸錢死。錢謝不能。戊子五月。錢死後。君自經死。然則顧不及柳遠矣。按錢死非戊子。冷廬所引有誤。

芝麓於鼎革時既名節掃地矣。其尤甚者。於他人諷刺之語。恬然與爲酬酢。自存稿。自入集。毫無愧恥之心。蓋後三年芝麓丁憂南歸。有丹陽舟中值顧赤方。是夜復別去。紀贈四首。中有多難感君期我死句。自注。赤方集中有弔余與善持君殉難詩。云云。生平以橫波爲性命。其不死委之小妾。而他人之相諷者。亦以龔與善持君借殉爲言。彌見其放蕩之名。流於士大夫之口矣。

芝麓事蹟。凡不涉橫波者。本篇舉不闌入。惟其既陷於賊。旋即降清。始終皆與橫波俱。集中秋日感懷六首。述亡國事。述賊中事。述南都已立君。身爲叛逆事。於龔當時情況。大可想像。特過而存之。其詞云。碧瓦朱楹半劫灰。曲池衰柳亂蟬哀。飛虹橋外清宵月。曾照含元鳳輦迴。佳麗春殘苑草荒。葳蕤金鎖過斜陽。門前誰繫青驄馬。爭道新開政事堂。罽毳曉日舊瞳矓。寶瑟塵生玉帳空。座上休文愁不語。金猊對數落花風。萬年枝上月黃昏。鐘鼓沈沈掩涕痕。海內舊游膠漆解。故宮無復奏雲門。柴車日夕碾春沙。紫鳳驕垂白鼻騮。只有玉河橋畔柳。解吹飛絮入宣

華。小葉疎花綴石斑。梳妝樓上隱煙鬟。千年雲物驚彈指。又過銷魂萬歲山。

按此詩第一首思舊宮也。第二首言時事之變。政地皆馬上英雄也。闖賊入都。命西來逆官得騎馬。在京迎降者止許騎驢。或卽指此。但秋日感懷。已當九王攝政之日。所謂新開政事堂。當是清政府矣。第三首降臣中必有沈姓其人者。與龔爲同類。且云對數落花風。必是春夏間同降闖賊者。考北略從逆名單。有沈自彰。上元人。由吏部文選司郎中。夾二夾留用。又有沈元龍。吳江人。由光祿寺署丞爲僞兵政司。頗用事。爲吳中逋客主人。二沈於龔爲江南同鄉。從逆軍中沈姓者僅此。則所謂休文者殆必居一於是。第四首海內舊遊膠漆解。謂南都擁立。查辦從賊諸臣。第五首柴車事。自指滿兵以馬草爲重。橫行京師。吳梅村讀史偶述三十二首。皆指時事。注家不敢斥言。遂謂皆遼金元明軼事。祇可多所闕疑。其中第二首云。雪消春水積成渠。芻藁如山道不除。怪殺六街騶唱少。只今驄馬避柴車。與此詩正相印證。紫鳳用杜詩天吳紫鳳事。言敝鞍雜用故衣等物。此種無狀騎兵。猶

着一驕字。皆指滿人之橫。第六首明點烈皇殉國自縊身亡之地。其曰銷魂宜也。橫波旣於明亡時。因小妾不肯之言。爲史書一大紀念。旋於二年後。順治三年丙戌。又入彈章。而傳國史。清貳臣龔鼎孳傳。及流賊李自成陷京師。鼎孳從賊。受僞直指使職。巡視北城。本朝順治元年五月。睿親王多爾袞定京師。鼎孳迎降。授吏科右給事中。尋改禮科。二年九月。遷太常寺少卿。三年六月丁父憂。請賜恤典。給事中孫垺齡疏言。鼎孳明朝罪人。流賊御史。蒙朝廷拔置諫垣。優轉清卿。曾不聞夙夜在公。以答高厚。惟飲酒醉歌。俳優角逐。前在江南。用千金置妓。名顧眉生。戀戀難割。多爲奇寶異珍。以悅其心。淫縱之狀。哄笑長安。已置其父母妻孥於度外。及聞父訃。而歌飲留連。依然如故。虧行滅倫。獨冀邀非分之典。誇耀鄉里。欲大肆其武斷把持之燄。請飭部察核。停格。疏下部議。降二級調用。

橫波之掛名奏牘者如是。所云聞訃而歌飲留連。實爲確事。觀集中丙戌南歸。正匍匐扶藪之日。而所至聚飲留題。與平時無異。且敘其哀戚之事。輒用大篇藻麗。

之詞。蓋芝麓於禮教大防。直爲本性所不具。驚才絕艷。自是天賦。以此爲樂。遂擇地而施之。集中五言排律。如南歸舟中述懷寄秋岳。用杜工部寄司馬嚴使。五千韻。如寄懷袁籜庵。水部用杜少陵寄劉峽州伯華使君四十韻。皆作於奔時山東道上。組織太工。若讀者按其身世而論之。已足齒冷矣。

南歸舟中述懷寄秋岳詩。明言貽累橫波事。中有云。巧值焚琴候。羞稱感遇篇。我章自廢。諸詠語還傳。錄罪連螺黛。追讎及管絃。周攻真有策。劉肋合承拳。令謹驅客人。狂競飲泉。排疑煩一網。案坐訝同年。虎噬都無避。蛾眉那可捐。不妨吳贊。幸有劓芝田。江令頭皆黑。揚雄字尙玄。浮沈聊復爾。草土獨休焉。此詩卽數語。已見龔之人格。旣值焚琴。然後羞稱感遇。則其先鴻毛遇順。自慶其擇木。棲可知。貳臣之無忌憚如此。此下直敘糾及橫波事。周攻有策。用周顛阿奴火。出下策語。以輕薄孫垺齡。劉肋承拳。用劉伶語。以自訴其孤弱。寧遭虎噬。不捨眉歸守薄田。甘投有昊。江令黑頭。幸此身之未老。揚雄玄學。料問字之有人。蓋

浮沈草土終矣。數語頗不失爲丈夫氣。但亦惟爲橫波。而後有此氣節。此蓋梅村所詠吳三桂。衝冠一怒爲紅顏之類也。

秋岳者。曹侍郎也。侍郎與龔。出處略有相似者在。又同以文字爲嗜好。年輩又相埒。故於橫波事一再見於集中。旣如前述。茲於龔之得罪南歸。據靜惕堂詩。亦有牽率於橫波之處。蓋清初於明之舊臣。偶一招致。以龔潛消反側。旣來則務摧抑之。以作養奴隸犬馬之習。龔旣由陷賊而降清。至乙酉江南界定。南人除兵事倚辦者外。其餘本在有意淘汰之列。至於丙戌丁憂。以請封誥之常事。引起彈章。在龔固有遺行。而清廷之必欲剝奪漢人名譽。以遂從龍諸武夫貴族之野心。龔等非不知之。其不能先幾決去者。又受小妾之累矣。請再以曹詩證之。

靜惕堂集再次前韻。爲芝麓見招。以事不克赴二首。中云。松桂已申來歲約。菡鱸專爲美人留。可知陰有去志。並不待丙戌之丁憂。其遷延不行。乃順橫波之意。是詩作於乙酉冬。與前芝麓因閨人初度。招飲同社之詩相次。橫波初度之辰。爲十

一月初三。此詩則作於其後八日。何以知之。則其第二首末云。招隱遊仙無不可。知君更約飯青精。自注。逾六日爲芝麓誕辰。夫芝麓誕辰爲十一月十七。故知此詩作於十一月十一。龔有去志。而優柔不決。始終以橫波尸其名。其實橫波何與大計。但爲龔分謗。或亦爲悅己者容之一道耳。

丙戌南歸以後。湖山文酒。時時有橫波點綴其間。論龔順之性質才藝。未始不適合所長。但勢利富貴。又爲此二人所一日不可缺者。然則名爲跌宕風雅。實訴其三月無君之苦矣。

定山堂集有沂湖晚泛。同善持君限韻。時小雨初霽。二首。承上首南歸舟次。有懷都門故人作之後。蓋卽丙戌扶櫂時途次。其詩卽可見毫無戚意。詞云。殘霞如綺。壓孤艖。夜色微茫。客倚窗。北望風煙迷短岫。南來鷗鷺習寒江。驚秋殘荻聲長溼。近水征鴻影自雙。賴有謝家晴練句。爲寬愁鬢向銀缸。百頃煙波暮色開。輕帆信不數龍媒。五湖伴侶留煙月。六代江山付劫灰。衰柳斷汀眠鷺熟。遠村漁火捕魚

迴。客心入夜偏蕭瑟。無限西風鬢髮催。

又有偕善持君至山半西來精舍同賦。末云。戰伐孫劉江水逝。眉峯青到亂山前。蓋在鎮江作。其下有丹陽舟中值顧赤方。是夜復別去。紀贈四首。卽扶櫂由運河一路南下也。又有舟次丹徒。乘夜疾發。同善持君限韻詩。亦作於此時。

丙戌又有題善持君畫蘭詩。詩適當缺葉處。未及見。橫波能畫。尤以工畫蘭擅名後世。諸家集中。往往有詩。尤侗看雲草堂集題顧眉生畫蘭云。佳人竟體是芳蘭。自寫湘君小影看。只有青青河畔柳。同移春色向雕闌。自注。謂河東君也。朱彝尊曝書亭集。題顧夫人畫蘭。眉樓人去筆牀空。往事西州說謝公。猶有秦淮芳草色。輕紈勻染夕陽紅。自注。夕陽紅。蘭花名。見金漳趙氏譜。彭孫遜題顧眉生畫蘭冊。無復當年弄墨辰。斷紈影裏認前塵。青溪畫閣秋如水。寫出芳蘭竟體人。

又查爲仁蓮坡詩話。錢虞山之於柳如是。龔合肥之於顧橫波。同類。惜無蘭湯以洗之。宣城梅耦長題顧眉生畫蘭云。半幅雙鉤楚澤春。南朝舊部總傷神。麝蕪詩

句橫波墨。都是尙書傳裏人。原注。麤蕪。柳小字也。託諷遙深。亦屬實錄。耦長有漫興集。按耦長自撰知我錄。有此則云己未春。詞人麤集都下。偶題橫波夫人畫蘭卷。予詩云云。汪舟次肩拍予曰。有此二十八字。吾輩何容着筆。厲鶚樊榭山房詞集。小桃紅題橫波夫人畫蘭扇云。秦淮不見翠雙顰。摺扇香痕潤。往事眉樓有誰問。墨花春。靈均舊怨都銷盡。南朝豔粉。才人風韻。題詠到湘裙。自注。龔宗伯有題畫蘭。君子如夢令。爲橫波作也。按龔詞集未見。

畫徵錄。顧媚。字眉生。又名眉。號橫波。龔宗伯芝麓妾。工畫蘭。獨出己意。不襲前人法。又陳維崧婦人集。顧夫人識局朗拔。尤擅畫蘭蕙。蕭散落拓。畦徑都絕。固當是神情所寄。綜上所談。橫波畫蘭。固是一代絕詣。橫波以畫蘭名。據定山堂題畫詩。則略知其亦有他筆。又能畫人物。傳世者有所摹小青像。汪端自然好學齋詩鈔。翁大人得隙地於孤山。爲菊香小青兩女士修墓。並建蘭因館。其上爲夕陽花影樓。樓左爲綠陰西閣。祀小青。右爲秋芳閣。祀菊香。先是爲明女士楊雲友。修墓於

智果寺西。因以禱祀。徧徵海內題詠。哀爲蘭因集。端亦賦四律。第二首詠小青。末云。最憶橫波摹小影。眉樓一角寫斜陽。自注。顧眉生曾摹小青小影。按端爲陳文述子婦。所云翁大人卽文述也。又題河東君小像詩後云。前詩意有未盡。更題三絕。其第二首云。嬋娟閨集費搜羅。翠羽蘭膏指摘多。自注。河東佐選明詩閨集。於徐小淑梁小玉許景樊小青等多寓譏貶。非篤論也。冷雨幽窗圖倩影。愛才終讓顧橫波。自注。橫波嘗繪小青小像。按明詩閨集。牧齋託言柳如是助成之。其於小青直謂拆情字之謎。並無其人。後世因疑小青傳爲寓言。皆據牧齋之說。惟張山來書小青傳後云。讀吳口紫雲歌。其小序云。馮紫雲爲維揚小青女弟。歸會稽馬鬢伯。則又似實有其人矣。云云。後人信小青爲有是人者。又皆據此。憶曾見某紀載中言得諸陸麗京先生。談小青事甚悉。所云馮生謂卽馮具區之子雲將。惜今不能舉其書名。附記於此。海內倘有代爲舉出者。當據此書之價值。以考定小青事之真僞焉。

又按馮雲將納妾及八十壽辰。牧齋皆有詩。見有學集。納妾在順治八年辛卯。八十壽在十一年甲午。小青傳世有二本。一卽張山來所跋。一見李衛西湖志。志餘中爲支如增作。支傳言小青死時年十八。爲萬歷壬子。壬子爲萬歷四十年。距順治甲午四十三年。若以馮雲將之年歲論。萬歷壬子爲三十八歲。亦無不合。且小青書中之楊夫人。世又指爲進士楊廷槐之妻。以實之。牧齋則謂傳與詩皆其邑人譚某所造。其傳及詩俱不佳。云云。夫謂其事不實。可也。謂其不佳。則所選明詩中。更下於此者尙夥。牧齋於沈同和。直謂其籛條戚施。讀小詞不能句讀。陰祖袁于令之西樓記。當時皆知其誣。朱竹垞亦謂親見同和決非如牧齋所云。則小青事亦或爲馮雲將諱耳。生平多曲筆之人。原難盡信。并附於此。

婦人集有注云。顧字橫波。合肥龔大中丞夫人。中丞名鼎孳。其尊拙集中。辜負香奩事。早朝。及不知何福得消君。諸絕。俱爲夫人詠也。據此則龔別有尊拙集。其詩

尙不在定山堂集內。橫波之稱夫人。實受清廷封誥。非泛泛美稱。板橋雜記。顧眉生既屬龔芝麓。百計求嗣。而卒無子。甚至雕異香木爲男。四肢俱動。錦綉繡襪。雇乳母開懷哺之。保母褰襟作便溺狀。內外通稱小相公。龔亦不禁也。時龔以奉常寓湖上。杭人目爲人妖。後龔竟以顧爲亞妻。元配童氏。明兩封孺人。龔入仕本朝。歷官大宗伯。童夫人高尙居合肥。不肯隨宦京師。且曰。我經兩受明封。以後本朝恩典。讓顧太太可也。顧遂專寵受封。嗚呼。童夫人賢節。過鬢眉男子多矣。按此則張潮刻雜記入昭代叢書。刪去不載。蓋爲龔諱也。

橫波之艱於子嗣。並見求子之切。曼翁旣狀其誕矣。考橫波無子而有一女。惟亦幼穉。阮葵生茶餘客話。龔合肥司寇所寵橫波夫人。生女嬰痘殤。司寇爲建醮於城外佛寺。時江南某上舍適寓寺中。寺僧以幡幢屏聯。囑其代書。及女嬰靈前。一聯曰。已現童女身。而無壽者相。次日司寇見之。詢其名籍。贈百金。力掄揚之。遂知名。此見前刻客話之一卷本。後出足本雖較多。然亦往往不載原刻所有之各條。

此條卽其所不載者也。

橫波幼女。殤於順治十五年戊戌。定山堂丙申迄辛丑詩。花朝一絕句。題下自註。時有殤女之感。友沂園次過慰。其詩云。隔歲雲迷五嶺斜。自注。去年是日。雨中過嶺。鷓鴣聲裏夢還家。那堪對酒花朝過。腸斷東風落一花。按丙申秋龔以上林監丞使粵。明年春北還。花朝過嶺。集中有花朝雨中扶病過梅嶺。時天已暝矣二首。蓋在丁酉歲。此詩又稱之爲去年。故知其爲戊戌。集又有雪夜長椿寺爲文潯禮懺感悼四首。第一首有三年三哭少年人句。自注。前年愛女殤。去年今年。連有內戚之痛。此則在庚子年矣。

芝麓於丙戌丁憂南下。又獲譴謫官。遂久不赴闕。至辛卯乃北行。其間多寓居湖上。卽曼翁所謂杭人目爲人妖時也。其時有秋分同善持君暨爾重游天竺靈隱。漫成口號十二首。其第十二首題下注云。時同禮送子大士。此亦求子之一證。其詞云。蕭條生事臥柴桑。種秫無田也不妨。他日五男能紙筆。不知誰得老夫狂。方

在無子而虔求。已作多男之想。可謂善頌善禱。是詩第十首云。萬里關河去住非。千秋香草碧牽衣。空山靜處消金甲。回首乾坤一采薇。於從賊從清之後。因謫官。忽自擬采薇。龔之無羞惡。往往如此。其第十一首云。京兆畫眉能惱人。長卿酒賦不憐身。鹿門大有龐居士。攜汝香衫作道民。惓惓於枕席之愛。固是芝老本色。按此詩第一二三四五各首。皆以缺葉未見。

丙申以後。有輓石疏母夫人許太君二首。其二有花外斗壇明絳燭句。自注。太夫人爲吾金陵閩人。禮斗祈嗣。石疏之號。屢見集中。未能詳其名氏。大約芝麓門下士。當時通殷勤於龔者。非假橫波之途不可。曼翁所作小傳。有門人楚嚴某。當夫人生辰。長跪上壽。殆卽類此之流。龔以願爲命。願又以求嗣爲大恩。石疏有母。爲效此勞。勢利之交。又何所不有也。

芝麓挈橫波寓居吳越。時在順治三年丙戌以後。八年辛卯以前。其間有冬仲三日。善持君三十設輓之辰。十七日。又余始降。達公於此月朔。爲誦經竟日。感其意。

至。因賦二首。兼記歲月。形容誰早歲。風俗尙他州。月放瓊花里。鴻高貝葉樓。浮生安杖笠。白髮抵觥籌。逃世還瀟灑。盧家有莫愁。寒天鐘磬發。歌吹古揚州。歸鳥銜殘日。深燈擁寺樓。戀閑蘇酒病。分興送更籌。白髮他時事。香林減片愁。按此詩當作於戊子。蓋其前有聞警憶弟孝積。用少陵得舍弟消息韻。詩中自注。壬午迨今七年。家園之變三見。舍弟皆未離膝下也。自戊子上溯壬午。爲第七年。是年東華錄。二月甲戌。江南江西河南總督馬國柱。奏江西總兵金聲桓。據南昌叛。僞稱豫國公。王德仁僞稱建武侯。餘將各稱僞職。用僞隆武年號。攻陷郡邑。劫掠船艘。聲言將浮江東下。窺伺江南。請速發大兵以圖撲滅。章下兵部。辛巳。國柱又奏官兵恢復無爲州。擒斬賊首王洪圖等。並獲降賊州同李敷沅。得旨李敷沅著正法。是爲皖北兵警之證。

橫波三十設稅。在戊子之冬。則其生爲萬歷四十七年己未。崇禎登極後數年。已十餘歲。正秦淮水榭。高張豔幟之時。以故曼翁所記眉樓盛事。頗歷有年。上追李

卞之蹤。其視董小宛輩。則猶難也。己卯爲崇禎十二年。玉樵在眉樓寫照。橫波年已二十有一。壬癸之間歸龔。據集中詩。似自癸未秋始見。獵豔已獲。暢然得意之作。然則橫波適龔時已二十五歲。而龔則二十九歲也。

芝麓之年。長於橫波者不過四歲。定山堂集有和陽叟苟德齋。與余先後同乙卯。歷年九十五。神明不衰。賦贈一章。以志人瑞。中有句云。義熙甲子六朝多。自注。翁在先朝已閱六帝。蓋嘉靖乙卯也。嘉靖隆慶萬歷泰昌天啓崇禎爲六帝。後乙卯爲萬歷四十三年。龔爲崇禎七年甲戌進士。時二十歲。作此詩時爲順治六年己丑。正三十五歲。順治十一年甲午。龔四十壽辰。吳梅村錢謙益集中皆有壽龔四十詩。

芝麓登第後以縣令仕湖廣。補薪春令。崇禎九年丙子鄉試。梅村偕宋九青典湖廣試。時龔爲同考官。見吳詩集覽。宋萊陽人。卽清詞章家宋玉叔琬之兄也。己卯當是行取入京。過秦淮而入眉樓。遂有婚嫁之約。至癸未而始遂。橫波從龔二十

餘年。至康熙三年甲辰七月乃卒。得年四十有六。遭遇世變。除世以名節相糾外。其於文字之樂。翰墨之雅。揮霍之豪。聲氣之廣。頗極一時之盛。以下逐一詳之。

龔頤丙戌南歸。寓居湖上之日。可徵引之文字最多。徐欽詞苑叢談。龔定山尙書。與橫波夫人。月夜泛舟西湖。作醜奴兒令四闋。自序云。五月十四夜。湖風酣暢。月明如洗。繁星盡斂。天水一碧。偕內人繫艇于寓樓下。剝菱煮芡。小飲達曙。人聲既絕。樓臺燈火。周視悄然。惟四山蒼翠。時時滴入杯底。千百年西湖。今日始獨爲吾有。徘徊顧戀。不謂人世也。酒語情恬。因口占四調。以紀其事。予瞻有云。何地無月。但少閒人如吾兩人。予則謂何地無閒人。無事尋事。如吾兩人者。未易多得爾。

詞云。一湖風漾當樓月。涼滿人間。我與青山。冷淡相看。不等閒。藕花社榜疏狂約。綠酒朱顏。放進嬋娟。今夜紗窗。可忍關。又云。木蘭掀蕩波光碎。人似乘潮。何處吹簫。輕逐流鶯度畫橋。白鷗睡熟金鈴悄。好是蕭條。多謝雙篙。折簡明宵。不用招。又云。情癡每與明蟾約。見了消魂。爾許温存。領受嫦娥一笑恩。戲拈梅子橫波打。越

樣心疼。和月須吞。省得濃香不閉門。又云。清輝依約雲鬟綠。水作菱花。蘇小天斜。不見留人駐晚車。湖山符牒誰能管。讓與天涯。如此豪華。除却芳樽一味賒。

又有雨中同閨人善持君汎舟雷峯諸勝。有春日山游卽事十首。其第八首自注。與善持君同至韜光絕頂。其詞云。勝地招尋逸興繁。花復決策勇林端。春禽漸引山蘭密。羅襪應防石蘚寒。京雒十年偕隱誤。登臨一刻畫眉難。險經豺虎留青眼。消得雲屏任意看。又有歷十八澗至理安寺。與箬上人坐松顛閣。因觀法雨泉。迫暝歸。八首。第七首有團蕉坐下衣香散句。自注。時與善持君同禮佛座。又有初夏偕善持君游法相寺。坐石浪軒。筆墨閒適。看作畫蘭數枝於壁間。因漫題一絕。冀他日重游山中。幽窗竹石。吾兩人不謂生客也。詞云。道人不打午時鐘。石浪晴搖綠雪重。寫罷湘烟同隱几。畫眉啼上最高峰。凡此皆湖山游蹟也。

又有爲善持君初度和巖子四首。巖子卽卞琳之配。才女卞元文之母。一家以才名譟海內者也。其所謂初度。未能定爲何年。不知卽三十設帳之辰否。其詞云。水

晶簾捲萬山開。百和深籠玉鏡臺。貝葉靜翻花雨落。衆香國裏對如來。一笑東華
墮謫仙。玉皇香案記前緣。嫋嫋奇字何年讀。咳唾都成白雪篇。名山勝水度芳辰。
此夕香奩韻事新。身在碧天圖畫上。半分銀月一雙人。橫鼻樓遲興未殘。遠山如
黛吐珠欄。生涯只愛成都酒。賣賦黃金總不看。

陳文述西冷閨詠。藕花居詠吳巖子卜筮生。其小傳云。按巖子初卜居石城青溪
間。江東亂乃與徐夫人智珠登金焦游虎阜。後至明聖湖縱覽孤山葛嶺之勝。詩
篇日富。所著名青山集。魏禧爲作序。晚年好道。得奇疾。疾作則右手自運動作字。
不能自休。書紙上悉成元理。白髮朱顏。奕然有丹砂之色。長女元文。工詩辭。次女
德基。善畫。先後歸劉。徐智珠卽鴈眉生也。橫波適龔。後改姓徐。前已詳之。改名智
珠。則始見於此。

巖子有橫波初度詩。芝麓有和作。已見前矣。至巖子由金陵移杭。定山集七古中。
又有至白下。吳巖子以詩見貽。展玩之餘。輒爲遙和此篇。兼送其卜居湖上。蓋丙

戊南還。初至金陵作。而五律中又有登北固和吳巖子韻三首。此則所謂與智珠夫人登金焦時矣。定山集中和巖子詩甚多。皆順治四五年丁戊間作。則可知善持君初度詩。卽爲橫波三十設悅之歲。卽戊子冬也。

西泠閨詠。又有湖上懷顧橫波詩。其小傳云。橫波。名媚。字眉生。一字眉莊。秦淮人。歸龔芝麓。改姓徐。字智珠。封一品夫人。工詩詞。善畫蘭。詞有云。藕花社榜疏狂約。藕花社。湖上舟名也。著柳花閣集。有海月樓坐雨詩。月夜泛舟西湖。芝麓賦醜奴兒令四闋記之。

冒辟疆影梅庵憶語。客春。顧夫人遠向姬借閱此書。與龔奉常極贊其妙。促繡梓之。余卽當忍痛。爲之校讐鳩工。以終姬志。此指董小宛所著之奩豔也。又定山堂有金閨行爲辟疆賦一首。此卽影梅庵憶語中。所謂時余正四十。諸名流咸爲賦詩。龔奉常獨譜姬始末。成數千言。帝京篇。連昌宮。不足比擬者也。往考小宛事蹟。時。尙未見此詩。今乃見之。所云數千言者。誇詞也。其實不過五十二韻。七百二十

八字耳。所云必須辟疆自注之桃花瘦盡春醒面七字。正在其中。又有憶君四十是明朝句。與辟疆言合。其末云。更起爲君酌一斗。神仙遊戲藏花酒。不須遙羨白雲鄉。栖鳥各有長干柳。正謂已有橫波。足與小宛相匹。不相歆羨之意。

又同人集。芝麓辛卯與冒書中云。董社嫂清恙。計已平好。紅窗擁爐。寒香初放。令人飄然有藐姑射之思。弟婦之懷想企念。又可知矣。董社嫂卽小宛。弟婦卽橫波。辛卯新正二日。小宛歿。在冒氏得此書。在辛卯。書尾署嘉平十九日。當是庚寅歲杪所發。

以上皆辛卯以前事。辛卯龔還朝。是爲順治八年。自後詩中見善持君者較少。蓋龔在公卿中。固爲浪子宰相一流。然已不能終日作冶蕩語。就定山堂集中觀之。惟有善持君臥病枕上口占四首。爲還京以後之作。至其時友朋之以顧夫人爲詩料者。則有錢謙益有學集。乙未年有燈屏詞十二首。爲龔孝升顧夫人作。其詞云。天河橫轉酒旗斜。月駕青銀駐絳紗。歌闕落梅人未醉。碧桃何事旋開花。神索

風傳臺柏枝。天街星傍火城移。袖中籠得朝天筆。晝日歸來便畫眉。御席駝羹宜
 賜稀。金盤行酒着珠衣。笑他寒餓東方朔。自拔鸞刀割肉歸。換徵移宮樂句和。玉
 簫風急渡銀河。星娥月姊驚相詰。天上何人竊九歌。絡角星河不夜天。花開花合
 不知眠。小紅一片才飛却。却怪人間又一年。油壁青驄莫浪猜。鸞輪倒景坐徘徊。
 香風却載紅雲下。忉利新看香市回。潑墨崇蘭泛曉霞。石城玉雪漾平沙。騷人香
 草休題品。此是西天稱意花。青瑣丹梯詰曲迴。燈花交處見樓臺。仙禽梵鳥紛如
 織。不涌身雲不入來。陽翟新聲換竹枝。秋風紅豆又離披。嚙喉車子當筵唱。恰似
 儂家絕妙詞。璧月珠簾共一堂。繁星列宿正低昂。只嫌舞袖弓腰鬧。尙是人間百
 戲場。醉鄉麴部總華胥。唱月催花建酒旗。贏得夜珠簾幙外。諸天風雨細如絲。三
 月烟花玉蕊遙。文章江左倚靈簫。不知誰度燈屏曲。唱遍揚州廿四橋。

定山堂集。有燈屏詞。次錢牧齋先生韻。同古古仲調。第七首云。繡佛名香去不迴。
 春人春日罷登臺。錦屏看遍吹簫女。可似姍姍佩影來。自註。虞山燈屏曲。爲善持

君壽也。

乙未爲順治十二年。是年龔以疏論任輔弼等事。牽涉馮銓。累經論責。又以每於法司章奏。事涉滿漢。意爲輕重。降八級調用。又以他事再降二級。十三年四月。補上林苑蕃育署署丞。旋使粵。蓋攜橫波南下。至錢塘而別。龔獨入粵。集中所謂丙申使粵以後稿者也。有月夜虎林與善持君言別詩。有善持君移舟相送詩。題注。仲冬十七日。自錢塘開舟。皆丙申事。十四年丁酉。返自粵。逗留南中。至十一月初三。爲橫波開壽宴於金陵。已見前小傳。宴畢卽北上。十七日泊舟清江以北陸家墩。集中有仲冬十七日長至。爲余始降。舟泊陸家墩四首。第一首末云。遙知回棹客。此夜憶黃河。故知陸家墩爲沿南河地名。第三首起云。他夕錢塘路。寒星對轉蓬。自註。去年以是日發舟錢塘。又知其爲丁酉冬北上。此行蓋往返攜橫波。橫波當在金陵相待。久而後入都。自此一行。無復生出國門之日。曼翁所謂還京師以病死。正指此矣。

芝麓自康熙元年復官。至康熙五年丙午。又請假南還。則以橫波之柩歸葬矣。芝麓當康熙初。歷刑部兵部禮部尙書。累充會試正考官。清初名流。多出其門。十二年癸卯。八月致仕。九月死。諡端毅。未及撤藩之役。以芝麓之爲人。雅合貳臣資格。原可無災無難。平步公卿。順治間尙有愛名餘習。附和溧陽海寧二相。未免略袒漢人。遂致蹉跌。再起以後。想能效法金之俊王熙等。容容尸位。故以大官終。計其年不過五十九耳。詞華極富。科第甚早。若當平世。豈非風雅總持。惜乎遭際之不幸也。

何以知橫波之歿。在康熙三年甲辰也。定山堂集。壬寅迄丙午稿。送李素臣歸八寶。時南宮已雋復失。兼值悼亡。聊志同病之感。一律。康熙自壬寅至丙午。惟甲辰年有會試。送李下第而兼悼亡。稱己同病。必龔之悼亡。亦在其時。東華錄康熙三年四月丙戌。賜嚴我斯等一百九十九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則南宮下第之信。自在春夏之交。但送李詩未必逼近榜後。據後錄詩。橫波忌辰禮懺。乃在中元。雖

不必正爲七月十五。要當在秋初也。

此下有同古古伯紫諸君夜集限韻六首。首云。他鄉椒酒動芳春。當是乙巳新年。末云。傷心青眼綦巾者。不見吾曹擊筑歌。自注。追憶善持君。每佐余急朋友之難。今不可復見矣。下一題爲人日同古古諸君作。則前詩尙在乙巳人日以前。橫波助鬢輕財下士。曼翁小傳已言之。又戴延年秋燈叢話。國初宏獎風流。不特名公鉅卿爲然。卽閨中好尙亦爾。龔尙書芝麓顧夫人眉生。見朱竹垞詞。風急也。瀟瀟雨。風定也。瀟瀟雨。傾奩以千金贈之。按此則朱題橫波畫蘭。所云往事西州憶謝公者。不但於龔有存歿之感矣。

青樓小名錄引袁子才云。明秦淮多名妓。柳如是顧橫波。其尤著者也。俱以色藝受公卿知。而所適錢龔兩尙書。又都少夷齊之節。兩夫人恰禮賢愛士。俠骨嶙嶙。閩古古被難。夫人匿之側室中。卒以脫禍。據此則龔詩對古古懷善持。並非泛作。古古名爾梅。徐州奇士。世所稱白奪山人者也。清初高逸民之節。時有不遜語。如

溧陽相欲令以前朝孝廉就會試。使親信許贈以會元。爾梅令仲掌書一嚇字示之事。見堅瓠集。集又言鼎革後。百史入內閣。在漢人中最用事。古古奔走於外。當事物色之。禍將及。乃入都。與百史相聞。據此則古古被難。正以明亡後奔走國事。百史卽溧陽相字。旣因難而與溧陽相聞。溧陽欲羅致之。仍以腐鼠相誚。其傲可知。而橫波以傾身營救。聞殊見風義。堅瓠集又言古古詩有誰無生死終難必各有行藏兩不如。亦上百史句也。百史見之。不敢復言云云。則溧陽亦殊解事。又曝書亭詩集。龔尙書輓詩八首。其第六首云。別有新詞麗。樽前賦物華。歌翻舊桃葉。笛按小梅花。檀板柳三變。金荃温八叉。江南斷腸句。回首向誰誇。自注公最賞予阻風湖口詞。按竹垞江湖載酒集。阻風湖口酷相思詞。社鼓神鴉天外樹。兒渺渺江流去。向晚石尤君莫渡。大姑也留人住。小姑也留人住。杜宇催歸朝復暮。轉把歸期誤。儘燈火孤篷愁幾許。風急也瀟瀟雨。風定也瀟瀟雨。此詞卽秋燈叢話所謂顧夫人傾奩以千金贈之者也。讀輓詩。知竹垞亦自述其事矣。

橫波之憐才好士。爲清初名輩所稱。其中固不無芝麓之標榜。然橫波詞筆。實亦不凡。其詩已輯於前。茲因其能愛竹垞詞。又考其倚聲之學。徐乃昌選閩秀詞鈔。有橫波詞三首。徐自注見衆香詞。蓋亦自選本錄出者。其詞如下。

花深深。闌怨云。花飄零。簾前暮雨。風聲聲。風聲聲。不知儂恨。強要儂聽。妝臺獨坐。傷離情。愁容夜夜。羞銀燈。羞銀燈。腰肢瘦損。影亦伶仃。虞美人答遠山夫人寄夢云。春明一別魚書悄。紅淚沾襟小。卻憐好夢渡江來。正是離人無那倚妝臺。朱闌碧樹江南路。心事都如霧。幾時載月向秦淮。收拾詩囊畫軸稱心懷。千秋歲送遠山李夫人南歸云。幾般離索。只有今番惡。塞柳淒。宮槐落。月明芳草路。人去眞珠閣。問何日。衣香釵影同綃幕。曾尋寒食約。每共花前酌。事已休。情如昨。半船紅燭冷。一棹青山泊。憑任取。長安裘馬爭輕薄。

閩秀詞鈔所輯橫波事蹟。均爲本篇所有。惟引憚珠閩秀正始集一則。中言龔尙書以爲亞妻。改姓陳。此爲異聞。他書皆言改姓徐。此獨言改姓陳。當是傳聞之誤。

遍檢各家。無不言徐夫人者。

壬寅迄丙午稿中。又有中元爲善持君忌辰禮懺。六如師以詩見慰。和答二首。其詞云。歲歲香燈憶水濱。慧光應不墮幽燐。獨憐愛海何時竭。每到西風涕淚新。窮塵誰悟去來因。妙偈頻寬病後身。世相縱空難盡遣。斷腸歲月白頭人。按此必爲乙巳中元。蓋丙午春龔卽請假南旋。請假以後詩。另入丙午迄庚戌稿。故丙午秋詩。不當列此矣。詩又言每到西風涕淚新。可見忌辰之實爲中元。或其相近之日。丙午迄庚戌稿。其開卷之始。有寒食感懷。爲善持君旅櫬將南發。其詞云。寒食春風廣柳時。兩行人去惜臨歧。吞聲已是三年別。悲莫悲兮死別離。自甲辰歷乙巳至丙午。是爲三年之別。

又有清明同古古伯紫仲調兔牀諸子。登妙光閣感悼二首。題注。閣爲善持君所建。其詞云。淚痕沾灑到花光。散遣春愁此一方。拈草偶留霞外剝。撥灰難覓定中香。人隨寒食亭亭去。日落冬青樹樹長。老眼憑欄何限事。三更杜宇五更霜。石火

平催白首春。芳蘭折盡感芳辰。布金園闢忘家儉。炊玉心枯念客貧。化去魂歸無色界。悲來佛是有情人。讓他簾外雙飛燕。又見垂楊碧草新。布金一聯見橫波之揮霍。既佞佛又好客。務爲其身後市惠也。

前詩之後。有善持君懶南歸。六如上人禮懺有作。因和原韻。詞云。經年業海逐申韓。暫脫窺籠夢亦安。廣柳人分三月雨。青蓮露灑六根寒。身爲杜宇啼歸晚。佛散名花笑劫殘。愧負生公頻說法。黃泉碧落斷腸看。此詩首聯言刑部請假貳臣龔鼎孳傳。康熙三年。由左都御史遷刑部尙書。其至刑部任。尙在三四年之間。故丙午春尙稱經年。廣柳人分三月雨。直是以三月出都耳。

是年又有仲冬三日。山左道中有感。是日爲善持君生辰。詞云。朔風蓬轉正天涯。雲斷鄉山暮嶺斜。萬事吞聲成死別。君歸黃土我黃沙。生辰歲歲炷名香。幢蓋蓮華繡妙光。今日客途鐘磬杳。梅花沁水醉空王。慧業生天定不疑。蒲團燈火夜闌時。傷心拋下青螺管。懶向人間更畫眉。月病雲愁剩此身。青天碧海事沾巾。瑣窗

豈少閒花鳥。四海論心有幾人。此蓋橫波葬後。龔復回京時途中作。云歸黃土。可知已葬。云懶更畫眉。云豈少閒花鳥。當是龔尙有他妾。特示其不忘舊之意。觀下詩可證。

定山堂庚戌秋冬近稿。雪後古古壁子礎日子壽方虎荆名遙集康侯錫鬯湘草武曾緯雲竹濤青藜仲調穀梁武廬同集小齋。古老限杜韻。卽席四首。是日稚兒初就塾。按庚戌秋冬近稿。爲定山堂集最後之詩。集由龔手定。當是定於辛亥。故以庚戌冬截止。稚兒初就塾。可見龔尙有兒。初就塾則以前固未入塾。詩中有呼兒誦讀從吾拙。勿遣陳咸睡觸屏句。又有閒身送日逃。二雅。薄宦傳家笑一經句。皆老年期望後人之意。計此子當得之甲辰以後。若爲乙巳所生。則庚戌爲六歲。且在冬季就塾。恐尙生於乙巳之後。必非橫波出可知。此又橫波畢生祈子之歸結也。

靜惕堂集有龔芝麓宗伯請告南還。寄贈十首。中有承歡玉樹枝句。請告在癸丑。

是子又長三年矣。是年芝麓卒。蓋有子送其終。故竹垞輓龔詩。亦有含玉遺孤在之句。橫波無子而芝麓卒有子。瑣窗花鳥。殆亦不盡偷閒。卽畫眉亦未必盡懶也。俞樾茶香室三鈔。國朝戴璐藤陰雜記云。妙光閣建自合肥尙書。近見定山堂集。乃姬人善持君所作。卽所謂橫波夫人也。橫波仲冬三日生辰。恆於閣下禮誦。按顧橫波稱善持君。十一月三日爲其生日。皆人所罕知也。云云。藤陰雜記係得之定山堂集。而曲園則未見此集。故以爲異聞云。

孔四貞事考

清一代好爲文字之禁忌。本期隱蔽事實。憑其自造之官書。以彰美而諱惡。革命以後。流言轉多。多有不可究詰者。如王杲事。如董小宛事。皆嘗有所辨證矣。向見近人筆記。有謂孔四貞亦晚入清宮。曾有曖昧事者。四貞少長宮中。自有一段故事。據耳目所及。輒爲搜輯而證明之焉。

四貞於清宮最有關係之事。爲清世祖曾有册立爲妃之意。此說官書固皆不載。

私家著述。記此事者無多。以故前人卽以爲疑。而生當清代。雖疑之而不敢深究。及今始可詳言。且不詳言之。則不經之說。將無所糾正也。按吳梅村詩集。有傲唐人本事詩四首云。聘就蛾眉未入宮。待年長罷主恩空。旌旗月落松楸冷。身在昭陵宿衛中。錦袍珠絡翠兜鍪。軍府居然王子侯。自寫赫躡金字表。起居長信閣門頭。藤梧秋盡瘴雲黃。銅鼓天邊歸旆長。遠愧木蘭身手健。替耶征戰在他鄉。新來夫婿奏兼官。下直更衣禮數寬。昨日校旗初下令。笑君不敢舉頭看。斬榮藩吳詩集覽云。或云。爲定南王孔有德女賦。俟考。吳翌鳳梅村詩集箋注云。案集覽謂詩爲定南王女四貞作。四貞適孫延齡。康熙三年四月。上疏爲父請恤。見八旗通志。細案詩意。第二首以下。或詠此事。第一首疑別有所指。

今按梅村四詩。無一字不直揭四貞事蹟。以少女而充宿衛。開軍府。襲封爵。恆奉太后起居。來自藤梧。親扶歸旆。未能替耶征戰。而致輿尸。夫婿兼官。則以妻貴。校旗下令。至於不敢舉頭。其時其地其人。非四貞孰能當此。箋注謂第二首以下。當

是詠四貞事。而第一首疑別有所指。蓋以聘就蛾眉待年長罷等語。不敢指實耳。集覽亦指出定南王女。而又云俟考。皆以此故。梅村歿於康熙十年辛亥。滇亂事非所及見。此詩當作於康熙初元。所云昭陵宿衛。則世祖之新喪也。所云新來夫婿。則與孫延齡始成婚也。其聘就蛾眉二語。就清初紀載。僅得一證焉。

葉夢珠續編綏寇紀略卷三爭挾主篇云。九年壬辰。時定南王孔有德鎮廣西。李定國悉銳攻之。連破靖州沅州武崗州。湖南震動。有德發兵迎敵。輒解甲降。如是者三四次。調遣將盡。有德大怒。親帥師決戰於嚴關。敗績。退保省城。定國作長圍困之。有德料乘城將士僅八千人。氣衰不振。七月四日城陷。有德自經死。家屬一百二十餘人皆遇害。有女曰思貞。單騎突圍出。奔京師。上疏言其父死難。及續順公沈守忠頓兵不救狀。世祖憐之。將冊立爲妃。知先許字孫延齡。乃止。至康熙元年遣川徐配將軍孫延齡。據此則冊立爲妃。當時實有此意。終世祖之世。未嘗遣回給配。亦以四貞方幼。既水可給配。亦卽未可冊立。其遲遲之故。不盡緣四貞已

書七月。又接敕大兵復桂林。女四貞以櫬歸京師。賜祭葬。立碑墓道。給四貞白金萬兩。並視郡主食俸。云云。按桂林之復。仍爲有德部將線國安之力。東華錄。順治十一年二月癸酉。敕桂林戰守功。加提督總兵官線國安太子太保。總兵官全節左都督。餘各升級紀錄有差。無名氏四王合傳。孔有德傳。亦言其將李如春。線國安。收集潰兵。大破定國之衆。廣西復平。可知有德雖敗死。孔軍尙復振。清廷必以四貞爲奇貨而羈縻之。勢使然也。按四王合傳。七月初四日。有德兵敗於嚴關。退守桂林。越三日。桂林乃破。

有德喪歸。東華錄載之。順治十一年五月戊戌。又是年十月丁丑。書爲有德建祠。至十二年四月癸未。乃書上以定南武壯王孔有德。建功頗多。以身殉難。特賜其女食俸。視和碩格格。護衛儀從俱仍舊。當時雖以四貞維繫孔氏舊部。然有德子被虜。未有死訊。故尙未以四貞掌定南王府事也。貳臣有德傳。十六年。大兵定雲南。隨征總兵李茹春。舊爲有德護衛。訪知廷訓於十五年十二月。爲定國所殺。乃

收其骸骨乞歸葬。奉旨定南王子久陷滇中。尙冀大兵克取。來京有日。據奏慘遭逆害。深可憫惻。下部議恤。特予祭葬。蓋至十六年乃得廷訓已死確耗。於是四貞遂爲孔軍所係屬。而清世祖欲得四貞以收一軍之心者。當亦始於是矣。

四王合傳。定國兵至城下。時粵西初定。人心未固。定國攻城。守陣者皆不力。桂林遂陷。有德整衣冠。默無一言。久之。謂夫人曰。不幸少入軍中。飄泊鐵山鴨綠間。冀立寸功。垂名竹帛。及大將軍以忠受戮。歸命本朝。歷被兩朝知遇。爵以親王。錫之藩土。榮寵至矣。我受國厚恩。誓以身殉。若輩亦早自爲計。夫人曰。君毋慮我不死。指其子及女曰。第兒曹何罪。亦遭此劫乎。囑老嫗負之去。泣而送之。曰。此子苟脫於難。當度爲沙彌。無效乃父一生。馳驅南北。下場有今日也。言畢。與其妾皆自縊。有德縱火焚其府。北向再拜。拔劍自刎死。家口百二十人悉被害。其子尋爲定國軍士所跡。死於安隆。女亦見獲。以年幼羈養軍中。上聞有德合門死難。震悼撤朝。下詔哀卹。謚忠烈。賜葬京師。歲時祭祀。其將李如春。線國安。收集潰兵。大破定國。

之衆。廣西復平。有德之女得歸。守臣具疏以聞。世祖與太皇太后憫有德沒於王事。其子廷訓已見殺。止遣一女。令送入宮。爲太后養女。名孔四貞。云云。傳文不甚注重於提清年月。故四貞之歸。與廷訓之死。似併在一時。當從東華錄乃確。且有德諡貳臣。傳東華錄及八旗通志。皆作武壯。此言忠烈。亦當以官書爲準。諡法固官中事。實錄必不誤也。有德所言大將軍。徐鼐小腆紀年。引此文而註其下云。謂毛文龍是也。有德之死。王澐漫遊紀略。亦作自刺死。官書皆作自縊死。

東華錄。順治十一年六月辛酉。書有德櫬還。和碩親王以下郊迎。三品以上官。除諸王外。皆留喪次一宿。癸亥。遣禮部侍郎恩格德齎銀萬兩。賜孔有德女。令充日用之費。有德女跪受訖。隨奏曰。臣父骸骨。原命歸葬東京。但臣兄旣陷賊營。臣又身居於此。若將父體送往東京。孝思莫展。請卽於此地營葬。便於守視。恩格德以其言奏。上允之。甲子。命工部給與定南武壯王孔有德葬地。造墳立碑。據此則有德遺櫬。確爲四貞由廣西載歸。足證梅村詩第三首之不可移易。

四王合傳四貞年十六。太后爲擇佳婿。四貞自陳有夫。蓋有德存日。已許配孫偏將之子延齡矣。因下詔求得之。奉太后命爲夫婦。賜第東華門外。廣西之再定也。以線國安統其衆。部曲如故。而藩府久虛。上念孔後無人。且慮及孔師無主。乃封四貞爲和碩格格。掌定南王事。遙制廣西軍。此梅村所謂錦袍珠絡翠兜鍪。軍府居然王子侯者也。合之前言入宮爲太后養女。則又所謂自寫赫蹏金字表。起居長信閣門頭矣。

四王合傳云。延齡爲和碩額駙。內輔政大臣。世襲一等阿思尼哈番。延齡美風姿。曉音律。長於擊刺。體勁捷。能趨九尺屏風。惟不善讀書。然遇有章奏。令幕官誦之。輒能斟酌可否。與人交必盡其誠。能容人之過失。時年十六云。四貞美而不賢。自以太后養女。又掌藩府事。視延齡蔑如也。延齡機知深狙。以太后故。貌爲恭敬。以順其意。四貞喜。出入宮掖。日譽其能。由是太后亦善視之。寵賚優渥。亞於親王。四貞不知延齡奸愚之也。謂其和柔易制。事益專決。延齡因愈不平。思所以奪其權。

矣。又逆臣孫延齡傳。孫延齡。遼東人。父龍。隨孔有德來歸。隸漢軍正紅旗。授二等男爵。世祖章皇帝時。封有德定南王。鎮廣西。龍爲部將。有德以女四貞字延齡。及有德殉節。桂林龍亦歿於陣。予卹典。以延齡襲二等男。復加一等雲騎尉。時四貞尙幼。特賜白金萬兩。歲俸視郡主。旣長。適延齡。按合傳所云。延齡婚後。爲和碩額駙。內輔政大臣。此卽梅村所謂新來夫婿。奏兼官下直更衣禮數寬也。四貞視延齡蔑如。及延齡貌爲恭敬。延齡爲部將孫龍之子。庭聞錄謂其起家素微。又卽梅村所謂昨日校旗初下令。笑君不敢舉頭看者也。至合傳所云。延齡機知。思奪四貞之權。則要其後而言之。在梅村賦詩時。固未之知矣。

四王合傳。康熙四年丙午。四貞面奏家口衆多。費用浩繁。欲就食廣西。奉特旨。查定南王女孔四貞。於順治十七年。奉世祖章皇帝旨。掌定南王事。在京遙制。今應否給與其婿孫延齡掌管。着議政親王。貝勒大臣。九卿科道。會議具奏。諸大臣皆以爲可。議上。卽奉旨。孫延齡鎮守廣西將軍。其下應設都統一員。副都統二員。卽

着孫延齡遴選具奏。線國安年老。着休致。四貞遂請和碩格格儀衛以行。按丙午爲康熙五年。諸官書亦皆言延齡四貞以康熙五年出鎮。則四年之四字。當係五字之誤。所奉特旨。言四貞於順治十七年。掌定南王事。四貞於康熙元年嫁孫延齡。見前引續綏寇紀略。惟前言封四貞爲和碩格格。掌定南王事。則封格格與掌定藩。當在同時。卽當同爲順治十七年矣。其封格格。當卽爲不行冊立爲妃之證。梅村所謂聘就蛾眉未入宮。乃其以前之事。所謂待年長罷主恩空。乃指封格格嫁延齡時事也。世祖以十八年正月初七日崩。四貞旋即遣嫁。其前已掌藩府軍政。梅村所謂旌旗月落松楸冷。身在昭陵宿衛中者。正指此事。集覽及箋註於吳詩明以本事爲題。而不能詳其事。集覽僅據八旗通志孔有德傳之後半。略述四貞事。未能詳備。又不能得將冊爲妃之證。卒致疑於第一首。而不敢確指爲四貞。今特補註如右。卽所以敘孔四貞前半歷史也。

四貞之身繫孔軍也。當考之逆臣線國安傳。國安於康熙十二年。吳三桂反時。再

授都統。十三年。叛從滇。及延齡爲三桂所殺。而後就撫。時在康熙十六年以後。則當康熙五年。國安所以安然聽命。以年老休致者。以來統軍者爲四貞夫婦耳。國安傳言。十六年。……七月。奉旨班師回粵。十二月。靖南王耿繼茂移鎮廣西。諭國安率所部來京。十七年二月。命爲廣東都統。四月。諭兵部。廣西巖疆。當厚集兵力。鎮守都統線國安。免赴廣東。統領定藩下官兵駐廣西事宜。應行速議具奏。尋議國安應以太子太保三等伯鎮守廣西。加征蠻將軍。總管定藩下官兵。再撥與綠旗兵三千。駐桂林。得旨。線國安授廣西等處鎮守征剿將軍。康熙五年。以老乞休。從之。此中包含情節甚多。分述如下。

東華錄。順治十六年四月甲寅。……定南王屬下梅勒章京總管官兵李茹春奏。定南王孔有德。承廷訓。順治九年失陷桂林時。被逆寇擄去。今入雲南訪問。已於十五年十二月十六日。遭李定國慘害。臣隨同平西王吳三桂等。赴土主廟。迎廷訓。擬於臣營。容臣扶襯回京。得旨。定南王子久陷滇中。尙冀大軍克取。來京有日。

據奏慘遭逆害。深可憫惻。應行恩卹。並扶柩歸葬事宜。著速議具奏。然則廷訓之死。在十五年十二月十六。其死訊到京。在十六年四月二十四。是月朔爲辛卯。故知甲寅爲二十四也。國安以七月班師。清廷以爲孔軍可從此抽調。撤去一藩。故十二月有率所部來京之諭。禮部奏廷訓恤典。在是年七月丙子。亦見東華錄。不贅。

且耿繼茂之移鎮。清廷亦未敢任意出之也。東華錄。十六年十二月壬子。諭兵部。靖南王耿繼茂。久鎮東粵。勞績素著。今又自請移鎮。効力疆場。忠志可嘉。著移駐廣西。廣西提督線國安。著帶領所統兵士。來京另用。據此。則耿藩移鎮。乃使耿以効力疆場自請。以藩制藩。使孔軍不敢阻難。而清廷又不自居主動。用意可謂婉曲。當時繼茂二子。昭忠精忠。聯翩尙主。可想見清廷要結之術。而其將冊四貞爲妃。當亦在此時。四貞之所以不願。亦必有阻之者。俱可推定也。至十七年二月。命國安爲廣東都統。則已無庸率所部來京。但似與由粵移鎮之耿藩對調。至四月。

則又命國安仍駐廣西。從此孔軍爲不可動搖。有德雖父子皆已死。而定南王不可革。則知世祖雖冊四貞爲妃無益。遣嫁孫延齡。因而羈縻孔軍。又必至之勢矣。東華錄。順治十七年十二月丁丑。命靖南王耿繼茂移駐福建。此爲了移鎮一案。大約耿固未嘗至廣西也。若至廣西。必與孔軍衝突矣。

於順治末年清廷之敷衍孔軍。見線國安等之不易馴。於康熙初年國安之安然請老。待十年以後。乃復倔強天南。見非四貞無能馴國安者。則世祖之欲得四貞爲妃。與四貞之不願。並清廷之不敢相強。彼此皆有利害關係存焉。謂此爲清帝之縱慾。淺矣。夫清廷厚結四貞。四貞卒亦圖報清廷。三桂起事。延齡首鼠兩端。不爲大害。清廷頗得四貞之力。更輯康熙改元以後。四貞事實如左。

八旗通志。康熙三年。四月。有德女四貞疏言。臣父孔有德。死節桂林。蒙世祖章皇帝軫念孤忠。易名賜葬。仍命廟祀。乃建祠一事。工部疏議。以孝陵碑未建。不便卽行。泣思先臣航海投誠。舍生報國。北討南征。勳猷懋著。今煢煢孤女。僅延一線。所

望國家。春秋二祭。庶令忠魂有歸。伏祈再沛成命。速令興工。則勞臣報國之靈。與普天效忠之氣。俱感激無涯矣。得旨。定南王先奉世祖章皇帝旨。每年春秋致祭。著照舊遵行。

東華錄。康熙三年十一月丙午。賜定南武壯王孔有德女四貞銀三千兩。襪蟒色緞四十四匹。五年四月丙午。命定南王孔有德婿孫延齡。爲廣西將軍。八月丁巳。禮部議給定南王孔有德女四貞執事。得旨。定南王爲國捐軀。又復絕嗣。奉世祖章皇帝旨。將伊女照郡主品級給俸。今又令往廣西駐防。其執事依議准給。後不爲例。以上皆清廷所以遷就四貞者也。

四貞既非男子。延齡又係女夫。非孔氏子姓。清廷遂有以構之。而四貞不悟也。四王合傳。四貞與延齡南下。舟抵淮安。誥封敕書至。以延齡爲特進上柱國。光祿大夫。世襲一等阿思尼哈番。和碩額駙。鎮守廣西等處將軍。其妻孔氏爲一品夫人。四貞自以爲和碩格格。已居極品。不從夫貴也。今忽封一品夫人。則仍妻以夫貴。

矣。疑延齡囑內院爲之。不愜意。夫婦遂不相能。戴良臣者。原係四貞包衣佐領。頗有才知。希大用。力薦其親王永年爲都統。而已與嚴朝綱副之。延齡初不許。乃營求於內。四貞強之而後可。雖爲之請命於朝。而心甚忌之。良臣因構難其間。謂延齡獨信任蠻子。而薄待舊人。由是夫婦益不合。良臣佐格格。每事與延齡相左。所用之人。必逐之而後已。延齡竟爲木偶。不復能出一令。四貞初任良臣。以爲尊己。故惟言是聽。及其得志。并格格而藐之。權且漸歸於下。事無大小。皆擅自題請。廣西一軍。惟知有都統。不知有將軍。并不知有格格。四貞乃大恨。知爲良臣所賣。仍與延齡和好。然大權旁落。不可復制。三都統益自專。延齡積不能平。以良臣等僭亂不法事訴於上。三都統亦上疏訐之。已上命督臣金光祖究其事。光祖與副都統嚴朝綱爲至戚。奏延齡御下失宜。良臣等無罪。上疑其言非實。復令大臣按問。三都統懼得罪。併力以求伸。以故大臣亦不直延齡。延齡於是始謀所以報良臣者。十二年癸丑。吳三桂反。以書招延齡。延齡遂召良臣等十三人議事。伏力士擲

盡爲號。盡縛而斬之。卽舉兵應吳。進封爲臨江王。

清廷用四貞名義。以制定藩。用孫延齡以四貞之夫之名義。以間四貞。於是戴良臣之離間得行。王永年等之挾制有隙。金光祖輩皆奉行中旨。延齡夫婦欲訴於清廷。以求伸理。固知其無能爲矣。撤藩變起。合吳三桂以求一逞。其後王永年戴良臣嚴朝綱及孟一茂等。皆列清國史忠義傳。附馬雄鎮以傳。可知其爲清廷之間諜。方延齡未叛以前。清廷所以待延齡者。屢用揚四貞抑延齡之術。以構煽定藩所屬之人心。更略舉如下。

東華錄。康熙十一年九月乙未。御史馬大士。奏參廣西將軍孫延齡。原無奇勳異績。皇上垂憐。定南王乏嗣。令其掌管王旗。異數殊恩。蔑以加矣。爲孫延齡者。自宜懷遵國憲。以盡臣子之誼。乃題補營弁薛起鳳一事。部議以廣西非係題補省分。覆奏不行。屢經奉旨。孫延齡屢行陳奏。必欲違國家之成例。用本旗之私人。是誠何心。伏乞嚴敕。以爲恣肆不臣者之戒。下部察議。延齡鎮桂。至是已歷七年。忽造

一成例。以阻其用人之權。當諸藩盛時。吳三桂有選官赴各省之權。及康熙十年以後。天下漸定。清廷蓄意撤藩。若定藩者。尤爲荏弱。有離析之間。無怪其先加聲色也。孫延齡傳。既而勒德洪翰訊永年所劾皆實。請治延齡罪。得旨寬免。蓋時已全力注於滇矣。

東華錄。康熙十二年七月甲戌。御史鞠珣奏。孫延齡原係定南王藩下標員。年齒素輕。位權未重。祇因配定南王女。所以命之掌管王旗。但孫延齡終屬外姓。論名分。則無承襲勳爵之理。論軍心。多有未肯帖伏之情。近見廣東廣西總督金光祖奏稱。都統王永年等移文。稱城門晝閉。鄉民不敢入城。又稱孫延齡委兄孫延基。總管旗標官兵。此係孫延齡不能彈壓官兵之明驗也。且孫延齡駐紮廣西以來。或鎖辱職官。或擅題標弁。以致屢掛彈章。顯被訐告。况粵西苗獠雜處。邊隅巖險。乞敕部確議。將王女與孫延齡撤回京師。其定藩舊標官兵。或歸併黃旗。或分隸八旗。仍令駐防該省。另差將軍統轄。則朝廷名爵無濫。而兵馬事務得理矣。下部

確議。尋議將軍孫延齡。與都統王永年互訐。見差侍郎勒德洪審理。俟審結再議。按是時尙藩已定。遣撤滇藩吳三桂亦已請撤。以飭朝旨。清廷躍躍欲試之狀。不可復止。指斥孫延齡。以挑藩下惡感。又明言舊標官兵。仍駐該省。以羈軍人之心。若非三桂卽反。則定藩固亦立撤矣。

四王合傳。廣西提督馬雄。亦定南藩下人。爲都統之助。恐延齡害己。堅守不下。後三桂大軍至廣。雄乘勢亦降。爲僞東路總督。雖與延齡共事。而彼此相猜疑。延齡乃復萌反正之意。蓋其初叛也。激於良臣之訟。及見馬雄勢大。畏其逼己。四貞又自夜感上恩。勸延齡歸順。計且決矣。雄探得之。密告三桂。謂延齡有異志。宜急誅之。以絕後患。十六年丁巳。三桂遣其姪僞金吾大將軍吳世寶。領兵以恢復廣東爲名。駐師桂林城外。延齡出迎。世寶敘故。相得甚歡。及送之轅門。有苗兵數十。突起馬首。延齡於馬箠中出利刃奮擊。斃數人。力不支。爲所殺。世寶送其頭於馬雄。雄掀髯大笑曰。延齡亦有今日乎。頭忽睜目張口。躍然而直向雄身。雄大叫曰。延

齡殺我。遂嘔血而死。

孫延齡傳。有傳宏烈者。舊爲慶陽知府。當三桂未反時。舉發三桂不軌事。坐誣。謫戍蒼梧。延齡既叛。宏烈欲假事權。集兵圖恢復。受三桂僞職。爲信勝將軍。與延齡友善。數以大義陳說。延齡猶豫未決。妻四貞約宏烈往迎大兵。至卽反正。十六年。宏烈迎大兵於江西。先致書將軍舒恕。言四貞欲延齡歸順。曾告宏烈。謂無刻不以象養隆恩爲念。若賜赦赦延齡罪。封四貞爲郡主。則粵西可定。舒恕以情入奏。詔督捕理事官麻勒吉。相機招撫。授傅宏烈廣西巡撫。合大兵進征。先是三桂屢脅延齡。助寇河洛。延齡以部衆不從報謝。至是將歸順。爲三桂偵知。使從孫世琮。糾賊逼桂林。誘執延齡殺之。

據以上所載。延齡之不助三桂。及急謀歸正。四貞皆與有力焉。此則四貞之所以報清廷者。三桂所遣襲殺延齡之人。四王合傳作其姪吳世賓。官書如孫延齡傳。稱遣從孫吳世琮。東華錄則稱三桂之孫吳世琮。國史傳宏烈傳。作從孫世琮。李

絳傳忠毅公家傳。作孫世琮。則合傳作姪世賓者誤也。八旗通志則直稱十四年。四貞勸其反正。代延齡具疏乞降。聖祖許之。十五年冬。吳三桂遣其孫吳世琮至桂林。誘執延齡。殺之。其以四貞代延齡乞降爲十四年事。與諸書不合。傅宏烈遺書舒恕。言四貞云云。并求封爲郡主。可以成事。舒恕以聞。上諭兵部鈔錄舒恕奏疏。並傅宏烈移文。發督捕理事官麻勒吉。俾招撫孔四貞。東華錄繫此事於十六年三月戊寅。於事理爲合。

四王合傳。四貞幼時。曾爲三桂養女。延齡死。遂拘之入滇。其子亦爲吳世賓所殺。厥後雲南平。四貞歸京師。奉有德祀。延齡竟無後。據此則四貞有子而爲滇兵所殺。拘四貞入滇。正師清廷之故智。以有德女維繫廣西軍也。魏源聖武記亦從此說。謂四貞以三桂養女入滇。而孫延齡傳則曰。四貞善騎射。能殺賊。賊相戒無犯。留僞將軍李廷棟於桂林。通聲援。凡延齡部衆。聽其舊將統之。世琮別掠平樂潯州橫州南寧。爲大兵所敗。中傷死。宏烈至平樂。延齡舊將劉彥明。徐洪鎮。徐上遠。

等擒斬李廷棟。逐走賊衆。偕線國安子成仁。率桂林官吏兵民歸順。四貞還京師。所言延齡部衆。賊相戒無犯。似以四貞騎射。足以威賊。四貞少長宮中。作旗下貴女子。未必有殺賊之勇。且傳言部衆以舊將統之。亦不謂卽由四貞自統。蓋定藩下人。非滇軍所能力取。乃姑聽其自立。爲滇聲援。取四貞入滇。予以統轄藩衆之名。則謂滇憚四貞。而不敢奪其軍。於名義原無不合。有德死而四貞爲清太后養女。居京師。延齡死而四貞以舊爲三桂養女。居雲南。其倚以羈縻桂軍。爲術一也。官書多同逆臣傳。竊謂當以四王合傳爲得其實。

滇事肅清。據東華錄。克雲南省城。在康熙二十年十月二十九日。奏報到京。奉旨之日。爲是年十一月癸亥。卽十四日。處分各犯。在二十一年正月戊辰。又據國史麻勒吉傳。二十一年撤定南藩屬。分隸八旗漢軍。麻勒吉率之還京。孔軍至此爲歸結。四貞入京。必在其時之相近。從此爲孤豚腐鼠。不過爲孫氏一老寡婦。無爭相取重者矣。觀四貞一身。考見當時清廷因應之艱。諸藩積重之勢。而於吳祭酒

詩得其詳解。亦談詞章集掌故者之一快也。

孔有德事。僅見官書。無可考見其軼事。今從施愚山文集。得使廣西記一篇。極有味。錄如左。順治八年辛卯秋八月。皇帝婚禮成。上皇太后徽號。九月。遣使詔赦天下。時奉使無專官。臣閔章以刑部主事。與使廣西。廣西地險遠。歲爲期。是時天下初定。水陸驛不備。使者裹糧。遇舟車乏絕。輒三四日不得發。衡山以南。種火而食。人雜虎豹行。明年三月。始達桂林。宣詔書如典禮。明日謁定南王。定南王者。孔氏名有德。拓地定廣西者也。建藩獨秀峯下。貴重無與比。而巡撫王公一品。巡按王公。莖可。聞閔章名。間嘗爲王言。至則王相勞苦。命前席。具言其生平。及粵西用兵。曲折。已賜食。王笑曰。君來厚幸。往粵地阻兵。使者數輩。多反自衡永間。孤手闢此土。蓋司郡守。皆君同榜。盍徧游。觀吾所置吏士。使諸郡爲治裝。閔章辭謝曰。使於斯職也。義無寄遊。王顧盼叱咤自豪。言出皆諾。無敢後。至是色微怫。強笑曰。向聞若名士。故與若驩。孤豈肯煦它客者耶。已又曰。君奉詔書。錄黃發諸郡。例取諸郡。

吏奉詔月日還報。事乃訖。今廣西郡縣荒遠。非數月不悉致。何坐鬱鬱也。此中江山奇奧可娛客。卽徧遊兩粵。亦何不可。君行矣。撫按兩公。目余諾諾出。時桂城無傳舍。又重違王意。念期遠。乃下灘江。抵平樂梧州二郡。所過陽朔諸山。積疊峭詭。下涵激碧。不可殫狀。作粵江賦。留蒼梧旬日。暑雨晝晦。蠻洞水多蛟涎。毒不可飲。挽舟又難上。蒼梧備兵僉事彭君熾。力促余遊粵東。遂出私錢買棹。乘江漲順流。東一日抵肇慶。古端州也。分巡僉事沈君蕤。留避暑。爲十日飲。假館崧臺。過端溪。購得數硯。又三日。至廣州五羊城。登越王臺。問陸賈說南越王陀處。大嗽荔枝而西。秋七月。溯平樂。聞賊李定國破衡永。薄桂林矣。知平樂府尹君明廷。亟止余勿往。曰。俟王師破賊解圍。行未晚也。居頃之。定南王自殺。桂林城潰。浮屍蔽江下。余亟道蒼梧東歸。道梗困甚。所在山澤盜起剽掠。乃取詔書及郵符。裹敝緡中。隱姓名與賈人俱。至韶州。獲見海南道林公嗣瓚。巡按廣東御史楊公旬瑛。二公執手賀無恙。飭將吏驛送。出郵符乘傳行。始余之困於蒼梧也。守將戒嚴。夾江置礮。

壘矢石。令無縱一人一艇。而余從舟載藥物。或聞王以下諸公謬相重。意棄中裝多。固尼余行。是時吏民有敢走者輒斬。米斗一金。聞賊乘勝至。人相視哭。余使謂其帥。請盡棄舟助戰艦。裸身歸。帥許之。以小艇送出境。是時桂林之變。惟巡撫王公先引疾去。餘或死或亡。罕全者。余以定南王愆愚出遊。次平樂。得東向。未幾。平樂陷。其守尹君死之。而余以先發得免。後數歲。詔使之役。悉歸行人。諸部曹遂無復奉使者。

愚山文摹寫極生動。其奉使適當有德將死之時。觀其意氣之盛。可想見草昧之國。一時草竊之雄。遭世擾攘。置身通顯。情狀不可嚮邇。此無軍事教育之軍人。其程度所以難言也。又章有謨景船齋筆記。孔有德之亂也。吾郡王獻吉守膠州。獲一諜者。吉釋其縛。縱之觀府庫衛齋。謂帑藏已空。室家已潰。百姓他徙。僅一空城耳。有德卽至。吾以身殉之。將奈吾何。與之金。縱令去。後有德竟不至。此與慶曆中高郵州守晁仲紱事相類。此則記有德作賊時事。蓋袁崇煥殺毛文龍後。有德等

畔而大掠。逾年。明軍不能制。後祖大弼。吳慶督遼人之在事。遠者圍之。有德乃投金。時清太宗國號尙爲後金。蓋崇德七年也。所見軼事無多。姑附於此。又明官制本有行人。清初未置此官。據愚山言。當順治九年後數歲。乃置行人。其後更裁。遂不復置。奉使而置行人。亦交通不便。視一國爲等於封建之象也。

徐乾學憎園集徐越墓誌銘。最後糾定南王女孔四貞。其夫方罹吏議。不宜妄請入朝。上曰。此女太皇太后所愛。對曰。假使公主干憲。臣亦須糾。上動容可其奏。上之聽納忠言。而公得行其直道。蓋其所遭遇如此。按撤藩以前。清廷竭力齟齬孫延齡。以迫之使去職。既見前述。四貞猶以舊恩。欲入京面陳。聖祖假諫臣之言以阻之。清不居寡恩之名。而使延齡夫婦無所控訴。帝王作用。大概如此。

無名氏選閩墨萃珍。有孔四貞致孫延齡書。未知所本。或出僞託。亦未可定。錄之俟考。其書曰。余父在明。位不過一參將耳。而以百戰餘生。僅得中秩。明之待余父。恩何薄也。大凌河之戰。有天意焉。朝旨詰責。震悼劉杜之死綏。而欲以余父暨仲

叔（卽耿仲明）行法。余父見幾。單騎出關。謁太祖皇帝於興京。由是攀龍鱗。附鳳翼。爵至定南。桂林之役。余父死戰。今皇上恩卹稠渥。典禮有加。嗚呼。本朝之待余父。情至矣。恩厚矣。昔豫讓有國士衆人之說。誠非無所見而云然。將軍并無殊勳異績。徒以貞故。位崇專閫。儀同額駙。乃聞道路之言。將軍受滇藩蠱惑。潛結精忠之孝爲援。頗蓄異志。噫嘻。市傳有虎。本不足憑。但貞與將軍。旣共衾穴。生死并之。安忍緘舌。至利害所係。貞亦不爲毛舉。第滇藩旣能忍於永曆。豈獨不忍於將軍。則爲將軍計。似不應負本朝。負余父。并負貞也。

原按孫延齡反時。朝廷亦疑四貞。後於閩幕中得此信。乃釋然。取四貞歸京師。養老焉。今按延齡應滇時。四貞當亦在軍府。何藉乎致書。且書又何以在閩幕。故疑其非眞出四貞也。

金聖歎考 附羅隱秀才

自小說中有聖歎外書。深印於世人之腦中。而聖歎之軼事。往往流傳衆口。近日

乃以讖緯鄙俚之言。有所謂中國預言者。亦以聖歎評定爲名。致煩政府查禁。而聖歎之魔力。又躍躍有生氣焉。可謂奇矣。夫聖歎之爲人。具見於所批諸書之內。祇有文人好奇。並無神怪之蹟。然世以神怪奉之聖歎。殊不自今日始。聖歎被戮於清順治十八年。而其以神怪聳動世人者。乃在明天啓七年。蓋聖歎在世之日。已爲神怪之說所憑附者。近四十年矣。然則聖歎之見法。其年亦必已老。文人不得意。以筆墨動世。世卽以神怪奉之。昔唐羅隱之踏蹬。至今爲窮鄉僻壤婦人孺子。所傳述之羅隱秀才。負鼓盲翁。編成羅隱秀才異迹。背誦如流水。抑亦聖歎之類矣。今彙輯清初紀載。爲愛談聖歎軼事者。詳所出焉。

錢謙益初學集天台泐法師靈異記。天台泐法師者何。慈月宮陳夫人也。夫人而泐師者何。夫人陳氏之女。歿墮鬼神道。不昧夙因。以台事示現。而馮於乩以告也。乩之言曰。余吳門飲馬里陳氏女也。年十七。從母之橫塘。橋上有紫衫紗帽者。執如意以招之。歸而病卒。泰昌改元庚申之臘也。其歸神之地曰上方。侯曰永寧宮。

曰慈月。其職司則總理東南諸路。如古節鎮。病則以藥。鬼則以符。祈年逐厲。懺罪度冥。則以箋以表。以天啓丁卯五月。降於金氏之乩。今九年矣。問其宿因。則曰。故天台之弟子朗智。墮女人身。生於王宮。以業緣故。轉墮神道。以神道故。得通宿命。再受本師記別。俾以鬼神說法也。問本師記別云何。則曰。大師以宿昔因緣。親降慈月宮。爲諸說神法。吳人尙鬼好殺。故現鬼道。救殺業。善巧方便。漸次接引。歸於台事而已。其示現以十二年爲期。後四年而大顯。時節因緣。皆大師所指授也。乩所馮者金生采。相與信受奉行者戴生願。生魏生。皆於台有宿因者也。通體文甚長。此其首段。專述事實。所云金氏之乩。乩所馮者金生采。采爲聖歎原名。牧齋詩文作於明代者。入初學集。作於入清以後者。入有學集。此記爲明代所作。觀所云天啓丁卯。降於金氏之乩。今九年矣。則其時爲崇禎八年。此知聖歎靈蹟。已著於當時矣。

王應奎柳南隨筆。金人瑞。字若采。聖歎其法號也。少年以諸生爲遊戲具。補而旋

棄。棄而旋補。以故爲郡縣生不常。性故穎敏絕世。而用心虛明。魔來附之。錢宗伯天台泐法師靈異記。所謂慈月宮陳夫人。以天啓丁卯五月。降於金氏之乱者。卽指聖歎也。聖歎自爲乱所馮。下筆益機辨瀾翻。常有神助。然多不軌於正。好評解稗官詞曲。手眼獨出。初批水滸傳行世。崑山歸元恭莊見之曰。此倡亂之書也。繼又批西廂記行世。元恭見之。又曰。此誨淫之書也。顧一時學者。愛讀聖歎書。幾於家置一編。而聖歎亦自負其才。益肆言無忌。遂陷於難。時順治十八年也。初大行皇帝遺詔至蘇。巡撫以下。大臨府治。諸生從而訐吳縣令不法事。巡撫朱國治方囑令。於是諸生被繫者五人。翌日諸生羣突於文廟。復逮繫至十三人。俱劾大不敬。而聖歎與焉。當是時。海寇入犯江南。衣冠陷賊者。坐反叛興大獄。廷議遣大臣卽訊并治諸生。及獄具。聖歎與十七人。俱傳會逆案。坐斬。家產籍沒入官。聞聖歎將死。大歎詫曰。斷頭至痛也。籍家至慘也。而聖歎以不意得之。大奇。於是一笑受刑。其妻若子亦遣戍邊塞云。

俞樾茶香室續鈔。節引柳南隨筆此則。而加按云。金聖歎爲靈物所附。或云。狐也。此謂是慈月宮陳夫人。未知又何靈異矣。曲園此按語。蓋未見牧齋泐法師靈異記原文。三鈔又引褚人穫堅瓠集云。乩仙大約文人才士精靈之所託。有金某通其術。詭稱一陳夫人。號曰慈月智朗。與有婚姻之緣。請之卽來。長篇大章。滔滔汨汨。搢紳先生亦惑其說。按此卽金聖歎也。

以上爲聖歎被慈月宮陳夫人所憑

宋長白柳亭詩話。金聖歎旣死。山左有官署召仙。仙乃聖歎。判一詩云。石頭城畔草芊芊。多少愚人城下眠。惟有金生眠不得。雪霜堆裏聽啼鶻。吳蘭次云。

章有謨景船齋筆記。金聖歎名人瑞。蘇州人。諸生以順治辛丑哭廟案伏法。其前身爲杭州昭慶寺僧。歿後。吾郡朱眉方夢聖歎謂之曰。吾前身乃僧也。常游觀愛河中。故有是劫。今脫矣。當爲鄧尉山神。君來吾乘風以迎。君可攜一尊祭吾。眉方至蘇。彷彿於梅中見聖歎焉。因爲位以祭之。眉方有祭聖歎詩。詩長不錄。眉方名

帽。一字眉山。華亭諸生。與沈公荃善。

周在浚。在梁尺牘新鈔。稽永仁與黃俞邵書。近有一絕異事。周計百使君。司李慶南。讀才子書。慕聖歎爲人。遣使資舟車之費。往迎之。聖歎適有唐詩選。未赴也。然業已心許之。越明年。使君夢一人。披髮跣足。聳身案上。蒙面而泣。曰。我聖歎也。使君晨起。謂客曰。聖歎休矣。遣使再至吳門。始知使君夢中之夕。卽聖歎絕命之晨也。噫。異已。僕爲之作紀夢詩。追悼詩。足下和之。曲園茶香室叢鈔節引此書。按語云。此聖歎身後之事。世罕知者。惟廣南不知何地。廣字亦未識。疑有誤。

以上爲聖歎身後異蹟

無名氏辛丑紀聞。金聖歎。名人瑞。庠生。姓張。原名采。字若采。文僞儻不羣。少補長洲博士弟子員。後以歲試文怪誕黜革。及科試。頂金人瑞名就試。卽拔第一。補吳庠生。聖歎取施耐庵水滸傳。王實甫西廂記。皆有批本。亥子之交。方從事杜詩。細加評點。未卒業而被難。天下惜之。有一子。曾請乩仙題號。乩仙判云。斷牛。不解其

故。及聖歎獲罪。妻子流寧古塔。其居室之後。有一斷碑。但存牛字。殆亦前定數耶。按聖歎爲乩仙陳夫人所憑。乃仙爲其子題號。終身未解其義。後待其子自悟。亦奇。

董舍三岡識略。吳人有金聖歎者。著才子書。殺青列書肆中。凡左孟史漢。下及傳奇小說。俱有評語。其言誇誕不經。諸辭俚句。連篇累牘。縱其胸臆。以之評經史。恐未有當也。卽以西廂一書言之。昔之談詞者曰。元詞家一百八十七人。王實甫如花間美人。自是絕調。其品題不過如是而已。乃聖歎恣一己之私見。本無所解。自謂別出手眼。尋章摘句。瑣碎割裂。觀其前所列八十餘條。謂自有天地。卽有妙文。上可追配風雅。貫串馬莊。或證之以禪語。或擬之於制作。忽而吳歌。忽而經典。雜亂不倫。且曰。讀聖歎所批西廂記。是聖歎文字。不是西廂文字。直欲竊爲己有。噫。可謂迂而愚矣。其終以筆舌買禍也宜哉。按此爲痛詆聖歎之語。聖歎謂所批西廂。是聖歎文字。不是西廂文字。此意讀西廂者共信之。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

出。聖歎有焉。乃以爲欲竊爲己有。未免笨伯。

袁枚隨園詩話。金聖歎好批小說。人多薄之。然其宿野廟一絕云。衆響漸已寂。蟲於佛面飛。半窗關夜雨。四壁掛僧衣。殊清絕。

按聖歎所著之文。皆存於所批書中。其詩僅見隨園稱道一首。又景船齋筆記載金桐蓮不第賦一首。末云。金聖歎亦有此賦。較金桐蓮作更雋。此賦原文不可見矣。許奉恩里乘轉錄金清美豁意軒錄聞。吾宗聖歎先生。絕世聰明。過目成誦。然放誕不羈。視青紫如兒戲。入泮未幾。旋以六等被黜。第二年仍以冠軍獲雋。如是者非一度矣。既而學使者法公海。歲試蘇郡。先生信筆直揮。頃刻脫稿。卽以呈公。公展閱。見文體詭異。佶屈聱牙。微哂曰。好秀才。姑退。先生揖而進曰。稟問大宗師。生員出署回寓。路中設遇美婦人。觀者是乎。不觀者是乎。公亦不怒。徐應曰。一看君子。再看小人。先生又揖曰。敬奉教。乃昂然出。意中以爲必又列六等也。明日。公坐堂上。獨判先生爲四等。卽日發落。將重施夏楚。廣文以其名士。爲之緩頰。公弗

許。士子數十人。亦同聲籲請。公愈怒。立召先生至。先生始懼。惶悚伏地。衆亦知其不免。公一見。顏色忽霽。命左右曳起。曰。余在京師。慕子名久矣。昨見奇構。誠知天才。然國家考校。不宜玩弄。牢騷之氣。君子貴有以養之。子能痛改前轍。余之願也。余豈真忍以子殿多士耶。因於袖中出金榜。而弁冕實先生名。於是先生感悔。伏地大哭曰。士得一知己。可以不恨。某雖不敏。請事斯語矣。自此公遂與先生爲莫逆交。後數歲。先生以哭廟被收。棄市之日。作家信託獄卒寄妻子。臨刑大呼曰。殺頭至痛也。滅族至慘也。聖歎無意得此。嗚呼哀哉。然而快哉。遂引頸受戮。獄卒以信呈官。官疑其必有謗語。啓緘視之。上書曰。字付大兒看。鹽菜與黃豆同吃。大有胡桃滋味。此法一傳。我無遺憾矣。官大笑曰。金先生死且侮人。按此則情理多未盡合。且法海督江南學政。在雍正元年。未知清初更有一學政法海否。聖歎並未滅族。本則亦自言寄信妻子。何以自相矛盾。當從柳南隨筆作籍家。

以上爲聖歎軼事。當時毀聖歎者亦多。而崇拜聖歎者亦不少。身分正合。聖歎

之於小說。猶路閨生之於八股。極意發揮奧窔。然聖歎見地自超。非路所及也。世傳聖歎科歲試遭黜之文。未見正確紀載。恐出傳會。

附羅隱秀才

茶香室叢鈔引黎士宏仁恕堂筆記。今豫章兩越八閩人。凡事俗近怪者。皆曰。此曾經羅隱秀才說過。俚語方言。流傳委巷。久之承訛襲誤。遂曰羅衣秀才矣。不知昭諫從何得此。余按吳任臣十國春秋云。世傳隱出語成讖。閩中書笥灘。玉髻峯。皆留異迹。則似非無因也。又王漁洋五代詩話引纂要云。建德有金雞石。羅隱題云。金雞不向五更啼。石遂破裂。有雞飛鳴而去。此正其一證。又三鈔引錢曾讀書敏求記云。吳越備史四卷。今本序次紊亂。脫誤孔多。如王引衣錦城被寇。命同元先生閩邱方遠。建下元金錄醮。於東府龍瑞宮。其夕大雪。惟醮台上星斗燦然。一黑虎蹲宮門外。罷醮乃去。羅隱師事方遠。執弟子禮甚恭。諸事皆失載。按世傳羅隱多異跡。余已略載於叢鈔十四。今觀此。乃知羅

江東固從事元門者也。

從仁恕堂筆記所言。知每事必稱羅隱秀才者。遍於豫章兩越八閩。今證以吾鄉之俗。則毗陵如是。蘇省恐大約相同。此皆隣近於吳越舊地。自昔重羅隱之言。故傳爲此俗乎。今更采羅隱事迹。足以啓後來之附會者。如干條於左。

吳任臣十國春秋羅隱傳。隱性不喜軍旅。而料事多中。初武肅王城西府。命竇僚巡覽。顧謂左右曰。百步一敵樓。足言金湯之固。隱徐曰。敵樓不若內向爲佳。及武勇都之變。援兵多自外攻內。人皆以爲先見。

夾注云。世傳隱出語成讖。閩中書筒灘。玉髻峰。皆留異迹。而黃滔贈隱詩亦云。三徵不起時賢議。九轉丹成道者言。

又云。唐末時。新城置江。恆有二氣。亙江上。晝夜不滅。至隱與杜建徽生。二氣不復見。識者以爲文武秀氣焉。

以上爲羅隱之異迹。

鄭方坤刪補王士禎五代詩話。引吳越備史。王初授鎮海節度。命沈崧草謝表。盛言浙西繁富。以示隱。隱曰。今浙西兵火之餘。日不暇給。朝廷執政。方切賄賂。此表入奏。豈無意要求耶。乃請更之。略曰。天寒而麋鹿常游。日暮而牛羊不下。朝廷見之曰。此羅隱之詞也。及爲賀昭宗更名表。曰。左則虞舜之全名。右則姬昌之半字。當時京師稱爲第一。按昭宗更名。時

又引唐詩紀事。鄴都羅紹威學隱爲詩。自號其文爲儉江東集。青州王帥範遣使齎禮幣求一篇。隱以詩寄之。曰。盛業傳家有寶刀。况聞餘力更揮毫。腰間印綬黃金貴。卷內文章白雪高。宴罷嘉賓吟鳳藻。獵回諸將問龍韜。登壇甲子纔三十。猶擬回頭奪錦標。王得詩大喜。

又引吳越備史。隱有江東集十卷。其詩自光啓以後。廣明以前。海內亂離。乘輿播遷。險阻艱難之事。多見之賦詠。時魏府節度使王智興學隱詩。自號詩卷爲

儉江東集。

又引唐詩紀事。令狐滈。趙公綯之子也。登進士。隱以詩賀之。趙公謂滈曰。吾不喜汝及第。喜汝得羅公一篇耳。

以上見隱語言。當時見重於王公貴人。

又引清異錄。自唐末無賴男子。以劊刺相高。或鋪輞川圖一本。或砌白樂天羅隱二人詩百首。至有以生平所歷郡縣。飲酒蒲博之事。所交婦人姓名年齒行第坊巷形貌之詳。一一標表者。時人號爲針史。

以上又見當時并見重於市井無賴。

又引閒談錄。錢氏時。西湖漁者。日納魚數觔。謂之使宅魚。其捕不及額者。必市以供。頗爲民害。一日。羅隱侍坐。壁間有磻溪垂釣圖。武肅索詩。隱應聲曰。呂望當年展廟謨。直鈎釣國更誰如。若教生得西湖上。也是須供使宅魚。武肅大笑。遂蠲其役。

以上爲羅隱一言利及衆人。其爲舉世見重。所由來者漸矣。